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PDG

商務印書館發行

伍光建譯

傅運森校

西史紀要

一編	一元
二編	近刊
三編	近刊

是書博采各國史書數十種撮其菁英共分三大編
 (一)古代史自開闢迄西羅馬滅亡止(二)中代史
 迄土耳其滅東羅馬止(三)近代史迄英國南非洲
 之役止現第一編先行出書計六卷一百二十節凡
 二十餘萬言敘事豐富文辭優雅如羅馬諸帝傳記
 耶穌及其徒言行施塞祿(羅馬大演說家)安敦尼
 等演說之辭彌不詳載其歐美名家史論足資考證
 者均附譯於各大事後又凡與中國有關涉之處均
 博考中西各書務求確實以開史學之新面目以上
 諸點皆足為本書特色并附地圖九幅插畫十餘幅
 印刷精美設色鮮明卷末附中西名稱表尤便檢查

商務印書館發行

章起涇譯傅運森校

西洋通史

洋裝一册
一元六角

是書為日本史學大家瀨川秀雄所著
 在日本出版後至今已易數版價值可
 想本館特為譯行以裨學界原書凡分
 四大編第一編古代史第二編中世史
 第三編近世史第四編最近世史著者
 意在詳今而略古故第三第四兩編幾
 居全書之大半至其體例之妥善記述
 之明爽久有定評譯筆亦務求雅潔仍
 期不失原意於人名地名尤極審慎原
 書偶有誤處必代為簽出如檳榔嶼誤
 為丕林島默麥河誤為尼門河之類均
 就原書附加辨正不使貽誤讀者卷末
 附中西名稱表西文與譯名并列尤可
 得參證之益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八

五季

〔壬〕唐長興三年是春二月唐始刻九經即唐明成中石印九經也注見前板唐馮道李愚請令

判國子監田敏州人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是聖始刻後唐西印賣之唐主從之王應麟曰古未有板

本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子學小書至後唐長興中始開儒區板九經錄本于國子監

唐賜高從誨爵渤海王

三月吳越王錢鏐卒武子元瓘嗣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

兒皆愚懦誰可為帥者衆泣曰兩鎮令公傳瓚先代德兼領兩鎮故云仁孝有功孰不愛

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士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

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遂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繼行喪內牙指揮使繼仁章曰令公

一榻扶傳瓘居之樂請公子從者無敢妄入傳末年左右皆附傳瓘仁章數以事傳瓘既襲位更

名元瓘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置擇能院掌選

舉殿最中外有上書告訐者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契丹遣使如唐初契丹錫里契丹官名策喇卜錫里舊作舍利策喇卜意作前刺今並改正與特哩衰

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唐主謀于羣臣皆曰契丹所以數

契丹休兵數年通使遺將若

唐審不與有
可也乃首
尾顧慮驕
留所請此
將欲借患
以杜邊患
而又與它
人思少副
其求激怒
從而登知
寇掠日恐
石晉遂移
其勢以祚
後唐之祚
所謂進退
無據差以
無慮之
奄蓋以之
千里矣

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冀州刺史楊

檀

字德明沙陀人後賜名光道

亦曰策喇卜契丹騎將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

爲患必深恐悔之無及既而契丹使辭歸唐主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

稍副其求乃遣策古一作錫里與俱歸契丹以不得策喇卜自是數侵

雲州及振武

夏四月董璋襲西川五月孟知祥擊敗之璋爲其下所殺知祥遂取東川

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于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

璋不從三月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詬怒不許至是璋會諸將謀

襲成都皆曰必克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爲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

無成功璋不從自將破白楊林鎮在漢州聲勢甚盛知祥以趙廷隱爲都

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璋克漢州知祥自將兵八千人趣之廷隱陳

于雞蹤橋

在成都府新都縣北

張公鐸陳于其後璋退陳于武侯廟下

在新都縣北璋

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爲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指

揮使張守進降于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

督戰趙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衆大呼而進

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璋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降。知祥引兵追

璋。至赤水。在漢州東南而還。命廷隱攻梓州。璋還至府第。方食。王暉帥兵三百

大譟而入。璋引妻子登城。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斬璋首以授暉。

暉舉城迎降。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領東川。許之。唐主聞璋敗死。知

祥已據全蜀。乃遣供奉官李存瓌。克嘗之子。知祥之甥。賜知祥詔。知祥拜泣受詔。上

表謝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知祥令李旻其妻。請行墨劄。補兩川判史。以下又表請趙季良等為節度使。皆從之。

秋七月。唐武安節度使馬希聲卒。八月。弟希範。字寶規。唐第四子。嗣。

唐以李從珂為鳳翔節度使。

九月。唐城三河縣。唐置。以地近洶。加龍節。三水而名。今屬順天府。初。契丹既強。侵掠盧龍諸州。皆徧。每

自涿州運糧入幽州。又多伏兵于閻溝。即今鹽溝。在瓦橋縣南。掠取之。及趙德鈞為

節度使。城閻溝而戍之。為良鄉縣。漢縣。故城在房山縣東。今瓦橋縣。即趙德鈞所置。糧道稍通。于州東

五十里。城潞縣。漢縣。明省。故城在今通州。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于州東

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敵騎來爭。德鈞擊却之。

冬十月。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論事。唐主優詔答之。澄上疏曰。國家有

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

康澄抗疏。是而不可。畏即有未。

發切當者
州以四民
遷於新賊
而稼不論
存而重倒
則實甚夫
年穀不安
不食撫綏
而賤物之
將有嗷野
澤而豐溝
壑者豈直
而業之患
以已哉至
不足懼爲
尤害于理
宋王于石
之說蓋本
于此論者
待以論者
明快而其
許之亦言
乎立言之
本末矣之
味

謬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猛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
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
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不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
靡忒。優詔獎之。

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秦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

輦等于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唐主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

士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爲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

笑。汝勿效也。從榮爲人鷹視。輕佻峻急。既參朝政。驕縱不法。安重誨死。

王淑妃孟漢瓊。宣傳制命。范延光趙延壽爲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石

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甯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

宋王從厚聲名出己右。尤忌之。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敬

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延光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

會契丹欲入寇。唐主命擇河東帥。延光延壽先言石敬瑭康義誠可往。

既而欲專用義誠。李崧曰。非石太尉不可。敬瑭亦願行。即命除之。敬瑭

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字爲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帑

藏委瓌

〔癸〕唐長興四年閩王延鈞龍啓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閩王王延鈞稱帝更名璘

閩人有言真

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事見受冊備

儀衛入府卽皇帝位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

二月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軍中立其子彞超爲留後

唐以孟知祥爲蜀王

三月唐以李彞超爲彰武後唐延州軍號留後安從進爲定難留後彞超拒命先

是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併吞河右南侵關中會仁福卒以

其子彞超爲彰武留後安從進爲定難留後仍命靜難節度使藥彥稠

將兵五萬以宮苑使安重益爲監軍送從進赴鎮敕諭夏銀綬宥將吏

彞超年少未能捍禦故徙之延安從命則有富貴之福違命則有覆族

之禍四月彞超上言爲軍民擁留未得赴鎮詔遣使趣之

夏四月唐以劉瓚爲秦王傅言事者請爲秦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

榮請令自擇秦府判官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于從榮從榮請以爲

傅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諂諛瓚獨從容規諷從榮不悅概以僚

歸老太原
第與人語
爲開口泣
如一更泣
而下更泣
其夫以從
榮之惡託
不場付託
亦明私欲
唐主不致
猶斷制早
自斷制早
奸臣得致
測意指爲

唐以錢元瓘爲吳王。元瓘于兄弟甚厚。其兄元璩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爲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璩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璩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

閩以薛文傑爲國計使。文傑性巧佞。以聚斂求媚。及是閩主璘復位。

五十四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

銅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將治之。光怨怒。帥其衆

且萬人叛奔吳。

八月。唐主加尊號。賜內外將士優給。時一月之間。再行優給。用度益窘。

唐以秦王從榮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表請立從榮

爲太子。唐主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

第耳。不得已。詔宰相樞密議之。從榮見唐主言曰：「臣幼少。且願學治軍

民。不願當此名也。」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

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卽以白唐主。制以從榮爲天下兵馬

大元帥。位宰相上。

九月。唐以趙延壽爲宣武節度使。朱弘昭爲樞密使。秦王從榮請嚴衛

轉假之計
停兵計
柄以速禍
機甚矣其
感也

本左右羽
林改名

捧聖注見前

步騎兩指揮爲牙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

騁衢路不快于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日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

懼屢求外補以避之唐主以爲見己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

表爲齊國公主唐主女嫁趙延壽復爲延壽言于禁中乃以延壽爲宣武節度使

以朱弘昭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弘昭復辭唐主叱之弘昭乃不敢言

唐遣使如吳越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水工以小舟濟之

風飄至天長注見前吳主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文寶獨受飲

食餘皆辭之曰唐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旣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此物

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命于杭州而還

冬十月唐以范延光爲成德節度使馮贇爲樞密使延光屢因孟漢瓊

王淑妃以求出以爲成德節度使以馮贇代之唐主以親軍都指揮使

康義誠爲樸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

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持兩端冀得自全唐主餞范延光曰卿今

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羣小之

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爲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

言及之。

十一月唐主疾病秦王從榮作亂伏誅。唐主疾作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唐主俛首不能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意唐主已殂明且稱疾不入從榮自知不爲時論所與恐不得爲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遣都押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二人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浮言從榮怒復遣謂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孟漢瓊召馮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從榮將步騎千人陳于天津橋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公輩禍福在須臾耳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贇讓義誠曰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義誠未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入殿門弘昭贇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時唐主病小愈漢瓊等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唐主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從榮輩

後唐之治
長興之治
不特盡革
莊宗弊自
而克己自
勵亦五季
中之佼佼
者其長誠
不可沒然
推原得位
之始其叛
且竄則固
無能隱諱
論者狂于
善見曲爲
褒美過矣
即如焚香
祝天之事
雖則觀之

范陽人

追廢從榮爲庶人

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趙遵諱曰大王勿謂父子至親爲可恃獨不見薛世子
既太子于從榮越出爲澤州判官及從榮叛遂以是知名趙遵字上交澤州

唐主亶殂。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于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于五代，僉爲小康。

十二月唐主從厚立

是爲後唐閔帝

唐主自終易月之制，卽召學士讀貞觀政要。

太宗實錄有政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不敢應。孟知祥聞明宗眼亦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爲政者皆晉吏小人其亂

可坐而俟也

〔甲〕唐閔帝從厚應順元年四月以後唐唐王從珂清泰春正月唐以高從誨爲南平王馬

希範爲楚王錢元瓘爲吳越王

而胡邃深
信不疑于
謂其發思
誠心所推
爲衆信否
果足信國
若謂羣臣
時請不羣
固六朝勸
沿故轍豈
晉宋以遠
之禪代亦
真可比讓
唐虞揖讓
乎尚論貴
子持平况
有關於世
不道人心
辨不可尤

唐以李重吉爲亳州團練使。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宗征伐有功。

各得衆心。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及

明宗殂。從珂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從珂陰事。于是朱

馮不欲重吉典禁兵。出爲亳州團練使。從珂女爲尼洛陽。亦召入禁中。

從珂由是疑懼。

吳人攻閩建州。先是閩吳光請兵于吳。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

引兵會攻建州。閩主璘遣使求救于吳越。及是延徽敗閩兵于浦城。浦城

今福建
遂圍建州。閩主璘遣兵救之。軍及中途。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

不能討賊。軍中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

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

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爲謀。文傑

出繼鵬伺之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士卒鬻食之。初文傑以古制

之形如木。橫按以鐵。錯內。動輒觸之。版成而首自入焉。檻車疎闊。更爲

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傳深稱帝

延徽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知誥既延徽爲右

衛將軍遣使求好于

唐以唐泐陳又爲樞密直學士。唐主卽位，舊鎮將佐之有才者，朱馮皆斥逐之。泐以文學從，歷三鎮，而性迂疏，故朱馮引置密近，又以其黨陳又監之。

蜀主孟知祥稱帝。

後蜀

知祥以趙季良爲司空平章事。

吳徐知誥黜其押牙周宗爲池州副使，尋復召之。吳人多不欲遷都，吳主遣宋齊邱如金陵，諭知誥罷之。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邱亦以爲然。一旦，知誥臨鏡，白髮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齊邱以宗先已心疾之，手書切諫，以爲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爲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爲都押牙。知誥由是疏齊邱。

唐以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成德節度使。從珂舉兵，鳳翔唐遣兵討之，官軍降潰。朱弘昭馮贛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徙潞王從珂鎮河東，敬瑭鎮成德，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從珂既

思同守
大節雖
懷然無
從軍法
不足爲
不翔之
使非揚
乞權之
恩釋甲

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麤率樂禍。前代安重誨而殺之。事具前從珂謀于將佐。皆曰。主上富于春秋。政事出于朱馮。

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觀察判官馮膺孫。字慶光。懷州南河人。曰。

君命召不俟駕。今道過京師。臨喪赴鎮而已。諸人凶謀。不可從也。衆哂

之。從珂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專制朝權。懼傾社稷。今將入朝。以清

君側。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

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使詣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妓。思同謂將吏曰。

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爲一時之叛臣。況事

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迹乎。遂執其使以聞。他使亦多爲鄰道所執。惟隴

州防禦使相里金。相里氏。以地爲氏。金字國寶。并州汾陽人。五代史作字奉金。今依相里氏。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

往來計事。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請以王思同爲統帥。嚴衛指

揮使尹暉。魏州大名。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爲偏裨。護國節度使安彥威

字國俊。代州寧武人。爲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從珂老于行陳。將士

微幸富貴者。心皆向之。三月。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字

進之子。時存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合兵討鳳翔。鳳翔城斬

進已復本姓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合兵討鳳翔。鳳翔城斬

之投戈邀
賞則六節
度合志併
攻未見其
必不能制
勝也至此
問後此被
執不屈復
爲兩奸構
謀遇害無
不爲之切
齒然思同
徇義以死
麗楊尹之
蒙垢俸生
者相去奚
雷霄壤哉

從厚柔儒
無能羣小
滿朝無足
與國是舉
當從珂舉
兵犯關義
誠章早著
異心逝將
他適所可
稱特以支
洪寔惟朱
其固守徐

卑淺守備俱乏衆心危急從珂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
出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
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度釗彌急以白刃驅
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反攻之度釗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
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于從珂思權以幅紙進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爲節
度俟從珂即書思權可節當節度使投之王
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爭
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
皆遁去潞王悉斂城中之財以犒軍至于鼎釜皆估值以給之思同等
至長安副留守劉遂雍鄂之子閉門不納乃趣潼關

唐潞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爲招討使將兵拒之殺馬軍指揮使

朱洪實從珂建大將鼓旗整衆而東以孔目官劉延朗宋州人爲腹心劉

遂雍悉出府庫之財于外軍士前至者卽給賞令過皆不入城從珂至

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都監王景從等奔還中外大駭唐主不

知所爲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當是之時爲國者在諸公所取其版承大業國事皆
委諸公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今事至于此何力可以轉禍朕欲自迎諸王以大位

謂之若不免于罪亦所甘心康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爲己功乃曰侍衛諸

國之計未
必果能濟
事而其心
鳴然不泯
從厚所宜
知也乃不
辨黑白枉
殺忠良營
之木將稿
枝葉能無
乎立見傾
覆

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效。幸陛下勿以爲憂。唐

主乃召將十慰諭。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與朱洪實共論用兵利

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彼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

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其聲漸厲。

唐主聞召而訊之。竟不能辨。遂斬洪實。軍士益憤。唐主殺李重吉于宋州。又殺從珂女尼惠明。

唐潞王從珂執西京留守王思同殺之。從珂至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

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至靈口。即零口鎮。在四安府臨潼縣南。前軍執思同

以至。從珂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之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

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

目見先帝于泉下耳。敗而鬻鼓。固所宜也。請早就死。王爲之改容曰：公

且休矣。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尹暉盡取思同家費。妓妾。屢

言于劉延朗曰：若留思同。慮失士心。屬從珂醉。不待報。擅殺之。及其妻

子。從珂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唐潞王從珂至陝。諸將及康義誠皆降。從珂至闕鄉。朝廷前後所發諸

軍。遇之皆迎降。無一人戰者。康義誠引兵發洛陽。詔以安從進爲京城

巡檢從進已受從珂書潛布腹心矣從珂至靈寶安彥威安重霸皆降
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

山陰諸部人

謀固守陝城從珂前鋒至城下呼曰禁軍

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爲徒累一城人塗地耳于是士卒爭出迎
思立不能禁亦出迎從珂至陝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
兩族不赦義誠所部自相結百什爲羣棄甲兵爭先詣陝降義誠麾下

纔數十人亦因候騎請降

既而與元振處劍武定孫漢斯俱以鎮降蜀

唐主出奔夏四月石敬瑭入朝遇于衛州殺其從騎唐主憂駭不知所

爲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赴井死安從進殺馮贇于第傳二
人首于從珂唐主欲奔魏州召孟漢瓊使爲先置漢瓊單騎奔陝唐主
乃以五十騎出門馮道等入朝及端門開變道及劉昫

涿州歸義人

乃歸至天

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
水奉迎乃止于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

字無化范陽人

至馮道曰勸進文書

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
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
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

敬瑄則君
厚分則與
臣所當與
戚安危者
共其相遇
方計相正
問知遠乃
與重兵相
擁反戈相
向盡心欲
騎爲平難
以弒逆之
從珂他日
亦舉相衛
之則其事
責則其罪
于惡則下
著

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

道等卽紛然而去既而從珂未至三相馮道李愚劉鄩息于上陽門外慮導過前

道復召而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

數矣從珂上牋于太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四月唐主至衛州東數里

遇石敬瑭大喜問以大計敬瑭聞義誠叛去俛首長歎數四乃見衛州

刺史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

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

敬瑭還以其言告弓箭庫使沙風沙氏之守榮奔也知曰古有賈姓洪進洪

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婿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

越委計于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爲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抽佩

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鬪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內指揮

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唐主左右及從騎獨置唐主而去敬瑭遂趣洛

陽

唐孟漢瓊詣潞王從珂降從珂誅之初從珂罷河中歸私第王淑妃數

遣孟漢瓊存撫之漢瓊自謂于從珂有舊恩至灑池西見從珂大哭欲

有所陳從珂曰諸事不言可知卽命斬于路隅

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爲鄂王而自立

是爲後唐廢帝

從珂至蔣橋百

官班迎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從珂入謁太

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諂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從珂

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從珂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

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明日太后下令廢少帝爲

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又明日太后令潞王宜卽帝位乃卽位于柩前

唐主從珂弑鄂王從厚于衛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王弘贄遷唐鄂

王于州麻唐主從珂遣弘贄之子緜往酖之王不飲緜縊殺之

王性仁厚于兄弟殺

曰重吉輩何在遂殺之并其四子鄂王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

諱崇遣秦王昶疾坦懷待之卒免于昶及嗣位于潞王亦無諍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待極生猜問王不能達以至亂敗

孔妃尙在宮中唐主使人謂之

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

既而唐明宗于靈陵乃并葬鄂王于陵城之南封纜數尺纜者纒之後

晉主石敬瑭立追尊王爲閔帝

唐康義誠伏誅夷其族唐主之在陝也義誠至陝待罪唐主責之曰先

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在諸公何爲不能始終陷吾弟至

此義誠大懼叩頭請死。唐主素惡其爲人，未欲遽誅，且宥之。至是，唐主斬義誠而滅其族。

唐賜將士緡錢有差。初，唐主發鳳翔，許軍士以入洛人百緡。及至洛陽，

三司使金帛不過三萬，而賞軍之費計須五十萬緡。于是有司百方以

斂民財，僅得六萬。唐主怒，下軍巡使獄書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

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爲主力戰，言其

盡力亦所當然反使我輩鞭胸杖背，出財爲賞。汝曹猶揚揚自得，不愧天地乎？是

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

十萬緡，唐主患之。學士李專美夜直，唐主讓其不能爲謀。專美曰：自長

興之季，賞資亟行，卒以是驕。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夫國

之存亡，不專繫于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今財力盡此，宜據所有均

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唐主以爲然，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賜錢七十緡。

至二十緡。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爲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

生鐵，以閔帝仁弱。唐主剛嚴，有悔心故也。

五月，唐復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唐主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

虎可歸林從不
復素與力同
珂其詐久知
列不此深乎
况彼忌此久
相猜忌李平
乃于韓李
輩之不德患
毫失之若察
而神非惟禍
此非味亦
至天神亦
由正道好
還捕如燈
之不知後也
命相曰大事
于古人自夏
其託之夢
般遂為後
卜好為者
世藉奇殊
所不知禹以
不卜固以
枚卜功臣
並屬不
無一不
倚畀之選
即高宗之
審象旁衆

明宗然素不相悅。至是敬瑭不得已入朝。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即敬瑭妻永寧公主。是年進封魏國後。又進封晉國。屢爲之言。而鳳翔舊將佐皆勸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爲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唐主亦見其骨立。不以爲虞。乃復遣之河東。

六月。吳徐知誥幽其主之弟臨川王濛于和州。知誥將受禪。忌臨川王

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降封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

王宏將兵二百衛之。後濛以聞。殺王宏。奔廬州。欲依周本。本將見之。其子宏前合房不聽。本出執濛。送江都。知誥遣人殺之。

秋七月。唐以盧文紀字子持。簡姚顛字伯真。京兆長安人。同平章事。劉昫、苟察、李愚剛

褊。論議多不合。至相詬罵。事多凝滯。唐主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皆

以尙書左丞姚顛、太常卿盧文紀、祕書監崔居儉清河人。與之子。對論其才行。互

有優劣。唐主不能決。乃寘其名于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筭挾之。得二

人。乃有是命。

蜀主知祥殂。子昶立。蜀主得疾踰年。至是增劇。立子仁贊爲太子。召司

空趙季良。節度使李仁罕。趙廷隱。樞密使王處回。受遺詔輔政。是夕殂。

祕不發喪。王處回夜過趙季良。告之。涕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將握

亦因循時物特先為
神道設教無
耳若中之哲
知人決于
焚香挾筋
夫豈為國
求賢不義
明政不綱
始用推延
會推黨推
滋熾造時
事孔棘猶
且探名柄
用貽一朝
五不與金
賤之知相
瓶更與琉
郭神國是

兵專伺時變宜速立嗣君以絕覬覦泣無益也處回遂與季良立仁贊
而後發喪仁贊即位更名昶不改元昶初立大臣譏多論法度季仁贊自恃宿將有功復受顧託求判六軍昶不得已許之既而或告

仁贊有異志昶與趙季真趙廷隱謀因仁贊入朝執而殺之季儀自領來朝杖而見稱疾不拜及聞仁贊死始釋杖而拜昶以為太子太傅致仕徙中州

八月唐詔蠲逋租三百三十八萬 劉昫判三司命判官高延賞鈞考察

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勾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咸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

怨之既而昫與李愚同罷相三司吏皆相賀無一人從昫歸第者

冬旱 是歲秋冬旱民多流亡同華蒲絳尤甚

〔未乙〕唐濟泰二年癸天祚元年蜀孟昶明德三年國永和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饑 春二月唐夏州節度使李彝超卒兄彝殷

代之

三月唐詔開言路 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極詆內外文武之士請

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字德潤益州彭城人皆請加罪

唐主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

言者卿為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略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濤

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夏六月契丹侵邊境唐北面總管石敬瑭將兵屯忻州敬瑭既還鎮陰

爲自全之計

唐文好奇助外夷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善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

何其密謀乎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對客常稱皇帝不堪爲

時契丹屢侵北邊禁軍多在幽

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詔借河東人菽粟鎮州輸絹

五萬匹于總管府率

科

鎮冀車千五百乘運糧于代州時水旱民饑

敬瑭遣使督促嚴急山東流散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

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段希堯

人請誅其唱者敬瑭命劉知遠斬三十六人以徇唐主聞之益疑敬瑭

唐詔竊盜不計賊并縱火彊盜並行極法

秋七月唐遣北面副總管張敬達

子志通代州人

將兵屯代州

唐以敬達爲北面

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分石敬瑭之權也

唐主深以時事爲憂嘗從容議虛文紀等無所規贊文紀等上言臣等每

五日起居與兩班旋見侍衛兩前無有惡慮不敢欺誣幅見前朝誠恐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

自可數奏或事應聽密聽于深門奏勝子當

唐以房暉爲樞密使

劉延朗及學士薛文遇等房中用事暉與趙延壽

雖爲使長啓奏除授一歸延朗州鎮自外入者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
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陲由是諸將帥皆怨憤

冬十月閩李做弒其主璘而立福王繼鵬更名昶初閩主璘嬖其父婢

陳金鳳立以爲后后陋而淫會璘得風疾后與璘嬖臣歸守明及百工

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可殷常潛皇

城使李做于璘后族陳匡勝無禮于福王繼鵬做及繼鵬皆恨之璘疾

甚做使人殺可殷后訴之璘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做懼而出俄引步

兵鼓譟入宮璘匿帳下亂兵刺殺之做遂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

勝皆陳后族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鵬璘次子常欲殺繼鵬故并殺之繼鵬卽位更名昶既而自稱

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于唐立父婢李春燕爲德妃以李做判六

軍諸衛事做專制朝政陰養死士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禽殺之梟首

朝門暴其罪告諭中外內宮宜徵使樂制初爲福王友博學實直親以師禮待之多所裨益

衣道士服禮出表召還拜之繼鵬首曰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卽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親曰政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棄孤去厚賜金帛慰諭復位繼以昶嬖李春燕諫之親不悅未幾復上書言事昶批

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流遙放歸永泰以壽終

荆南梁震退居土洲

在荆州府江陵縣之九十九洲之一也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

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法，取快一時，不爲遠慮，危亡無日，何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怡，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爲之築室于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廳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

吳加徐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

十二月，唐以馮道爲司空。時久無正拜三公者，朝議擬其職事。盧文紀

欲令掌祭祀掃除。唐制三公參議國事，祭祀則司空行掃除。盧文紀不深考述，以爲司空職掌。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

吾何憚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丙〕唐濟泰三年十一月，以抄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是歲唐亡晉興，凡五國三節。春正月，唐以呂琦爲御史中丞。

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

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于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概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屢求和親。但求策喇卜等未獲。故未成耳。今誠歸策喇卜等。歲遺禮幣十餘萬緡。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曰。此吾志也。他夕二人密言其策。唐主大喜。久之。以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尙公主。何以拒之。唐主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爲謀如是。朕一女尙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廷。其意安在。二人懼。拜謝無數。琦氣竭。拜少止。唐主曰。呂琦。疆項肯視朕爲人主邪。旣而怒解。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遂以琦爲御史中丞。蓋疏之也。

夏五月。唐以石敬瑭爲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他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

移鎮鄆州。房嵩、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爲不可。五月，薛文遇獨直。唐主與之議。文遇曰：「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且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唐主大喜。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卽爲除目，徙敬瑭鎮天平。宋審虔鎮河東，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以張敬達爲西北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敬瑭疑懼，謀于將佐判官趙瑩。字元輝，華陰人。勸敬瑭赴鄆州。劉

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字國符，河南人。曰：「主上

初卽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婿，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爲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意遂決。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唐主手裂其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于鄂王固非疏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謂敬瑭從殺閔帝也。

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制削奪敬瑭官爵，以張敬達爲太原四面兵馬

都部署。楊光遠爲副先鋒指揮使，安審信金天雄義指揮使，安元信色

帥衆奔晉陽。敬瑭委以軍事，振武巡檢使安重榮州人亦帥步騎五百奔晉陽。

秋七月，石敬瑭遣使求救于契丹。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于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主大喜，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八月，唐張敬逵攻晉陽，不克。張敬逵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爲馬步都指揮使，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二心。敬瑭親乘城，坐臥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逵輩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唐主聞契丹許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敬逵急攻，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爲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亦日窘，糧儲浸乏。

九月，契丹主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契丹圍之，唐主自將次懷州。

敬達驍敗
之餘猶
擁衆五萬
大有可爲
何至四顧
無策束手
振邪况復
時契丹其
騎亦止五
萬安能連
營百餘里
而厚亦半
之所謂鈴
犬警備不
周密卒之
數達預氣
無聲鶴存
風聲鶴唳
其法遠畏
其兵多亦
其矣作情
者不體史

契丹主將五萬騎自陽武谷

在代州

縣南

而南至晉陽陳于虎北口

在大原城汾水北口

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

即李彥卿復本姓

合戰敬瑭遣劉知遠出兵助之

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于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

被甲直犯其陳唐兵逐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而爲二縱兵

乘之唐兵大敗死者近萬人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

縣名在大原府太原縣晉南

契丹亦

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出見契丹主引兵會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

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

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遣使告敗唐主大懼遣符彥饒將兵屯河陽

詔天雄范延光盧龍趙德鈞耀州潘環共救晉安下詔親征唐主本不

欲行張延朗劉延皓勸之唐主不得已發洛陽遣符彥饒軍赴潞州爲

大軍後援唐主至河陽心憚北行盧文紀希旨言國家根本在河南胡

兵倏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

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

張延朗曰文紀言是也唐主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延朗與翰林學士和

凝

字成範

州須昌人

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乃

抑輒從而
其能張大
乎寔之讓

括馬任命
民不堪命
卽有盜于
用尙恐滋
極閱况後
無益乎邊
唐是時復
從而已自
其心腹延
朗此謀胎
恨不淺以
友益俱以
讒籍之晚
豐其無備
治之論哉

遣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唐主至懷州問策于羣臣吏部侍郎龍敏

欲字

潞州水人請立李贇華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

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唐主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主憂沮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冬十月唐括民馬籍義軍以拒契丹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爲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于用而民間大擾

十一月唐以趙德鈞爲行營都統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

自請救晉安寨唐主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及其子延壽遇于西

陽卽西唐店在澤州府北悉以兵屬焉時范延光受詔將兵屯遼州德鈞志在併延

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卽團柏鎮在太原府部曲東

契丹立石敬瑭爲晉皇帝是爲後晉高祖敬瑭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賂之契丹主

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爲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策書，命敬瑭爲晉大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卽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

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

順州唐置，今順天府順義縣是。薊州後唐置，今宣化府延慶州是。應州後唐置，今關大興府寶州亦後唐置。故城在

今朔平府馬邑縣，注俱見前。

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

年，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桑維翰爲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使事。劉知遠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

字狀川，

州爲步軍都指揮使，立晉國長公主爲皇后。

唐趙德鈞降契丹，契丹不受。

契丹主雖軍柳林，

卽柳子注見前。

其輜重老弱皆在

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遁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

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爲延壽，求成

德節度使，唐主怒曰：趙氏父子能却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

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耳。德鈞不悅，密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爲

帝，請卽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

自以身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尙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

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晉主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說契丹主曰趙北平父子素蓄異志何可信其誕妄之辭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跪于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唐將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降于契丹 晉安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無功芻糧俱竭馬死則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于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且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諸軍斬我出降未爲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斬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且集行周未至光遠斬敬達首帥諸將降于契丹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爲人臣當效敬達也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

晉以趙瑩桑維翰同平章事。契丹主謂晉主曰：桑維翰盡忠于汝，宜以

爲相，故有是命。

契丹以晉主南下，破唐兵于團柏。唐主還河陽，趙德鈞降契丹。晉主與

契丹主引兵而南。晉主欲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主令晉主盡出諸子，自擲之。晉主兄子重貴、父敬

重貴爲北京留守，重貴即出帝。契丹以其將高謨翰一名松，渤海人。爲前鋒，與降卒皆進至團柏，與

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諸將繼之。士卒大潰，死者萬計。劉延朗、劉

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晉主卽位。楊光遠降，衆議車駕宜幸魏州。唐主

召季崧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手，唐主疑崧，其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崧，因勸唐主

南還。唐主從之，至洛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晉主與契丹主至潞州，趙

德鈞父子迎謁于高河。鎮名，在蔚安府長治縣西。契丹主鎖之，送歸國。德鈞見諸律，太后太后

賈德鈞曰：帝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果爲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

將行，吾戒之曰：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吾須引鎗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

晉主發潞州，契丹北還。晉主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之曰：我若南向，

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我令太相溫契丹將名，名莫將五

千騎衛送汝至河梁，餘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又曰：劉知

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成功無大故勿棄也

唐主還洛陽符彥饒張彥琪言于唐主曰今契丹大下河水復淺人心

已離此不可守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

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殺李贇華于其第既而晉主至河陽從簡迎時舟楫已具

唐主從珂自焚死晉主入洛陽後唐自莊宗至愷帝亡凡四主合十三年唐主議復向河陽將校

皆已飛狀迎晉主晉主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掘澠池唐主與曹太

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唐主之子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

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

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與許王從益匿于毬場獲免是日晚晉主入洛陽

唐兵皆解甲待罪晉主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

丹于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外監收取之晉主以是懼之收付御史劉延福置于

龍門數日自經死劉延福將奔南山捕得殺之斬延福期賊而還三司使張其人晉主甚悔之

十二月晉追廢唐主從珂爲庶人以馮道同平章事既而晉以王禮葬

從珂于徽陵南或取從珂晉及葬之

晉以張希崇字維輝幽州人爲朔方節度使初朔方節度使張希崇爲政有威

信民夷愛之興屯田以省漕運徙爲靜難節度使至是晉主與契丹修好恐其又取靈武遂復以希崇鎮朔方

唐安遠節度使盧文進奔吳文進聞晉主爲契丹所立自以本契丹叛將棄鎮奔吳所過鎮戍召其主將告之故皆拜辭而退

高麗擊破新羅百濟

注以見前

高麗王建

高麗王建高麗元帝其地爲大氏所據爲物海國至其時大氏有勢備約父聚衆據開州並大封國

王述有高麗故地五代後梁乾德二年高麗人王述與殺切父自稱高麗王

劉海注見前開州在今朝鮮咸興西

用兵擊破新羅百濟于是東夷

諸國皆附之有二京

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

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

〔丁酉〕

晉天福二年南唐徐繼昇元年是年吳亡南唐代凡五國三歲

春正月乙卯日食

考吳曰晉主實錄正月甲寅朔乙卯日食十國紀年蜀乙卯朔日食蜀晉人

正朔日食已改之也

晉以李崧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鎮

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

徵求無厭維翰勸晉主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

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

安

吳徐知誥建齊國于金陵

徐知誥以太尉李德誠中書令周本位望隆

乃始其惡子以正
成初父心此
而易為下
而踐天不
得已為得
事執則前
已所云或
此救危言
不遇其言
塞固與德
傲無異也
誠齊邱託
至誠以元
德掃地而
論非尋佩
左丞相受
拜毫無愧
色豈所謂
責人則昏
者已則明

重欲使之帥衆推誠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

楊氏之危又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宏祚勸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

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邱謂德誠之

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爲妃

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爲江甯府以宋齊邱徐玠爲左右丞相周

宗周廷玉爲內樞使知誥尋更名誥

二月契丹攻雲州判官吳縉字寶川拒之契丹主歸過雲州節度使沙

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判官吳縉在城中衆推縉領州事閉城不受命

契丹攻之不克應州指揮使郭崇威金城人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縉

郭所獲契丹主貴之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契丹主縉事高彥英曰常

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者失之安可復得都言彥英而得之契丹主縉事高彥英曰常

夏四月晉遷都汴州天雄節度使范延光聚卒繕兵將作亂延光

必爲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晉步延光自延光入延光以延光生延光曰延光者延光也延光帝王之延光也

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

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

掩耳也。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

五月，吳興契丹通使修好。徐誥用宋齊邱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報之。

六月，晉范延光舉兵反，遣楊光遠等討之。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

隨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會延光病，銳密召澶州刺史馮暉，偕延光反。

延光亦思張生之言，乃從之，遣兵渡河焚草市，詔馬軍指揮使白奉進

人屯白馬津，都軍使楊光遠屯滑州，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州屯

衛州。延光遣馮暉、孫銳將步騎二萬抵黎陽口。

晉以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張誼人爲左拾遺。凝署其門，不通賓客。耀

州推官張誼致書于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

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于桑維翰。除左拾遺，誼

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晉

主深然之。

晉魏府部署張從賓反河陽，入東都。張從賓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之。

從賓遂與同反，殺晉主子河陽節度使重信，引兵入洛陽，殺晉主子東

龍以不見
神歐陽
修嘗于蜀
世家申其
說最爲明
理觀于南
漢改元而
洪熙之亂
尋作閩地
建寺而延
義之禍旋
成則妖見
之爲龍又
不獨妖爲
然矣然河
漢之梁河
其二種宮
沼之遊列
諸四靈復
傳所稱習
若可以習
見者蓋德
足以致德
則足爲德
之不爲妖

都留守重又引兵東掘汜水關將徧汴州羽檄縱橫從官恟懼獨桑維

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已而從實改汜水曾主夜服

輕騎奔營唯輸卸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乃止嚴輕騎圍數城也

閩作白龍寺方士言于閩主云有白龍夜見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繁

興用度不足有司除官皆令納賂籍而獻之以貨多寡爲差又以空名

堂牒賣官于外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

征之

秋七月晉義成節度使符彥饒舉兵反指揮使盧順密討平之白奉進

在滑州軍士有夜掠者捕獲五人三隸奉進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

彥饒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多有部分奈何無客

主之義乎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

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甲士大譟禽奉進殺之諸軍

誼諫不可禁止奉國左廂指揮使馬萬帥步兵欲從亂遇右廂指揮使

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

行宮纔二百里奈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滅族乎今日當共禽符

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萬部兵尚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萬不得已與攻牙城執彥饒送大梁斬之楊光遠士卒聞亂欲推光遠為主光遠曰天子豈汝等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于窮逼今若改圖真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三鎮繼叛人情大變晉主問計于劉知遠曰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外結強鄰風聲何能為子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載士卒以歸厚誠並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道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監紙錢一懷者食左右請釋之知道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晉楊光遠敗魏兵杜重威等克汜水張從賓伏誅馮暉孫銳引兵至六

明鎮在靈壽府滎州東北光遠引之渡河半渡而擊之暉銳衆敗多溺死暉銳走還

杜重威益州平遙人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

克汜水從賓走渡河溺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全義之子送大梁斬之史館

修撰李濤字信臣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誅繼

祚妻子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于孫銳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不許

吳徐誥稱帝國號唐是為南唐奉吳主為讓皇吳白狼行帝據揚州主唐凡四主合四十六年吳司徒王

令謀老病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病亟力勸

徐誥受禪吳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

契丹之改
與拓跋
無二體
例稱千
綱目魏
跋則不
跋則不
跋則不
跋則不
跋則不
跋則不
跋則不
跋則不
跋則不
跋則不

邱不署表九月令謀卒十月齊王誥卽帝位于金陵國號唐遣丞安玠

奉册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尊號曰高尙思立弘古讓皇

立王后宋氏爲皇后子景通爲吳王更名璟唐王宴羣臣于天泉閣李德裕曰陛下

諷勸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蓋三十年吾交必不相負加齊邱大司徒齊邱以不得預政事心慍然則

謂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爲布衣時陛下爲刺史今日爲天子不可不用老臣矣還家請齊主手詔謝之齊

不改命久之齊邱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于他州及斥遣吳太子璠絕其骨而卒

契丹改號遼吳丹改遼之後通鑑及綱目仍書本號考拓跋氏魏國既建綱目大書曰魏吳丹改遼共拓

丹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

趙延壽爲樞密使尋兼政事令

二月晉詔求直言晉主樂聞讜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之

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復降御札趣之左散騎常侍張

爲帝王選天異多難於而之修德信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冤升聞乃所以致異非所

以弭災也說議大夫薛融以河南秦修洛陽宮諫曰今宮室壘經焚勞猶作于帝與之茅茨所費豈寡多

三月晉禁民作銅器初唐世天下謂後唐鑄錢有三十六冶喪亂以來皆

廢絕錢日益耗民有銷錢爲銅器故禁之

抑知史家
紀事當以
春秋前書
春秋後書
刑例以義
非例以義
起邪即以
綱目言之
東晉時如
慕容之稱
燕秦姚之
魏秦姚之
武都河至
德而列國
爾而法具
之何所容
在何所容
其進退者
廢儒曲者
支離真所
云離真所
骨其能益
障鳥足與
言傳信之
筆唐踵晉
南唐踵晉
宋而得其
吳而得其
非逆取謂
紛逆取謂
紛逆取謂
張爲請更
固屬請更

晉制諸州奏補將校員數。中書舍人李祥上書曰：十年以來，赦令屢降。

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致優伶奴僕，初命則至。

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節度州，節

聽奏朱記大將，不給銅印給木朱印以爲印信以上十人，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

孔目官而已。從之。

夏五月，唐主誥遷故吳主于潤州。吳讓皇固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

爲言。五月，唐主改潤州牙城爲丹陽宮，徙讓皇居之。或說唐酒力士唐主曰：見吾法者自有常刑，何用此

爲軍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楊者，判官楊嗣請更姓羊，除於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而誣邪之人，專事更改，或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

晉制民墾田三年外，乃聽徭役。金部郎中張鑄字同化，洛陽人奏：鄉村浮戶，種木

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爲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

以嚴刑，故不免捐功舍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

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秋七月，晉作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

八月，晉上尊號于遼。上尊號于遼主及太后，以馮道劉昫爲冊禮使，遼

主大悅。晉主事遼甚謹，奉表稱臣，謂遼主爲父皇帝。每遼使至，卽于別

徐玠舉折
其說以賈
諛則更諂
邪之尤爾

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相繼于道乃至太后元帥太子諸王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多不遜語朝野咸以爲恥而晉主事之曾無倦意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其後遼主屢止晉主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初遼主欲得幽州金曰南克以

唐時將趙思溫爲留守思溫子延福在晉晉主以爲鄆州刺史思溫密令延福晉處情狀延福以幽州內附晉主不許

遼遣使如唐 遼遣使詣唐宋齊邱勸唐主厚賄之俟至淮北潛遣人殺之欲以閒晉

九月范延光復降于晉晉以爲天平節度使 楊光遠奏馮暉來降言范

延光食盡窮困時光遠攻廣晉

唐莊宗以魏州爲契丹府明宗改爲廣晉

歲餘不下晉主以師老

民疲遣內職朱憲

汴州人

入城諭范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

在上吾無以享國延光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徹守備九月

遣牙將奉表待罪詔釋之光遠表乞入朝制以延光爲天平節度使仍

賜鐵券將佐皆除防團刺史牙將皆升爲侍衛親軍

已而延光屢請致仕居于大梁

冬十月遼加晉主尊號

晉以汴州爲東京開封府東都爲西京 晉主以大梁舟車所會便于漕

運故定都焉。

晉樞密使桑維翰罷。初郭崇韜既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至是維翰李

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

字德讓，涪州人。

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

軍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晉主不得已，罷崧維翰，而以處讓代之。

河決鄆州。

劉友益曰：自宋梁決河爲二，以疏河運。後又決河以限唐兵，唐雖塞之，未幾復壞。至是而河決鄆州，其後二十二年之間，河決者九，運之弊也。考是年河決，明年復決博州。六年至開運元年，

再決滑州。三年決揚州。漢乾祐元年決魚池。二年決鄆州。周廣順二年決鄆滑。顯德六年決原武。凡九決，其詳具後。

十一月，晉冊閩主昶爲閩國王，不受。晉以閩主昶爲閩國王，以散騎常

侍盧損爲冊禮使，賜昶赭袍。昶聞之，遣進表官白執政，以既襲帝位，辭冊命。旣而損至福州，閩主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使奉繼恭表，隨損入貢。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其能久乎？」國諺曰：大夫黃腸，以祖淫，是與妻子辭訣入諫，絕欲杖之，諺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言者杖臣不

受由乃
國爲民。

晉建鄴都，置彰德、永清軍，徙澶州城。楊光遠爲天雄節度使，晉主患其

跋扈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于遼，養部曲千餘人，常蓄異志。晉遂建鄴都于廣晉府，置彰德軍于相州，以澶衛隸之，置永清軍于貝州，以博冀隸之。澶州舊治頓邱，晉主慮遼爲後世之患，遣劉繼勳徙澶州城，跨德勝津。津，見前。以高行周爲鄴都留守，王廷胤處存爲彰德節度使，王周都爲永清節度使。

晉聽公私自鑄錢，敕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

以天福元寶爲文，惟禁私作銅器。既而私鑄多用鉛錫，小爾狀薄，數皆禁之，專令官司自鑄。

故吳主楊溥卒，唐主廢朝二十七日，追諡曰睿皇帝。

〔己〕晉天福四年，閏王歲，永隆元年，是歲南唐復姓李氏，凡五國三鑄。春正月，唐主徐誥復姓李氏，更名昇。皮變反。

唐羣臣屢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唐主從之，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又不以外戚輔政。宦官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也。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培民刻軍，安得羨餘邪？改太祖廟號曰義祖，爲李氏考妣發哀，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

唐莊宗合廟之舉千足貽笑徐古今更淵李同堂其源莫考託竄宗僞于尤倫後儒其欲以此乃欲唐緒上承於蜀晉也何比之晉

以聞唐主更名昇

詔百官議二祖合享禮宋齊邱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于四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爲不祚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

同享請于太廟正殿後則建義祖之唐主曰吾自幼託身義祖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得啓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情或曰情諒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璋有

三月晉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

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外戚

重威妻晉主女弟

無大功恥與之同制制下數日杜門不受晉主怒謂趙瑩曰知

遠堅拒制命可落軍權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爲唐兵十餘萬所攻危于朝露非知遠心如金石豈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晉主意乃解命和凝詣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起拜受

夏四月晉廢樞密院

梁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

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晉主懲安重誨專橫卽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爲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然勳臣近習不知大體習于故事每欲復之

晉加楚王希範爲天策上將軍

唐主遷故吳主楊氏之族于秦州

本河陰縣。唐州秦州今屬福州府。

唐人遷讓皇之族于秦

州號永甯宮防衛甚嚴

故太子驍自請遷原永甯一少大時卒于舟中唐主遣封弘農郡王。

秋七月庚子朔日食

晉以桑維翰爲彰德節度使

楊光遠疏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與民

爭利晉主不得已出維翰鎮相州

晉以王廷胤爲義武節度使

初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奔遼至是遼

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地晉主辭以中國之法必自刺史團防序

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遼主怒曰爾自節度使爲天子

亦有階級邪晉主恐其滋蔓不已厚賂之請以處直兄孫廷胤鎮易定

遼主怒稍解

閩王曦

本名延壽

弒其主昶而自立稱藩于晉

初閩以太祖

閩王曦

元從

爲拱宸控鶴都及閩主昶立更募壯士爲腹心號宸衛都祿賜甚厚二

都怨望將作亂昶好爲長夜之飲彊羣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

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叔父延義陽爲狂愚以避禍昶賜以道士服于

私第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朱文進

永泰

連重遇

光山

二人怨之會北宮

火求賊不獲。昶命重遇將兵掃除餘燼。士卒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郟私告重遇。重遇帥二都兵迎延義共攻昶。昶與

李后如宸衛都。比明宸衛戰敗。奉昶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在福州府侯嶺北九

一嶺也衆稍逃散。延義使兄子繼業將兵追之。及于村舍。醉而縊之。并李

后及諸子皆死。延義自稱閩國王。更名曦。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于晉。

八月。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

悉委于道。晉主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

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主然之。寵遇無比。

晉以吳越王元瓘爲天下兵馬元帥。

晉以唐許王從益爲郇國公。從益尙幼。李后晉主后即唐明宗女養于宮中。奉王淑

妃唐明宗妃如事母。

冬十二月。晉禁造佛寺。

〔庚〕晉天福五年。並歲凡五國三鎮。春二月。楚平羣蠻立銅柱于溪州。唐置今湖南永順府是。初。溪州刺史

彭士愁。其先本吉水人。後徙溪州。遂世官其地。引羣蠻寇辰澧。楚王希範遣兵討平之。自是羣蠻

服于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馬援立銅柱于交趾事見前。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一丈二尺。

入地六尺銘誓狀于上立之溪州

馬希範請姓在今永順府永順縣東與辰州府沅陵縣分界

閩王曦遣兵擊其弟延政于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卻之曦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其弟建州刺史延政積相猜恨欲殺曦所

遣監軍鄴翹

鄴通鑑作業史昭曰當作鄴風俗通漢有縣今鄴縣

翹奔南鎮延政發兵就攻敗之曦遣統

軍使潘師達吳行真將兵擊延政延政求救于吳越吳越王元瓘遣甯

國節度使仰仁詮

湖州人

都監使薛萬忠將兵救之丞相林鼎

侯官人

諫不

聽三月師達分兵出戰延政遣兵敗之殺師達其衆皆潰行真將士棄

營走延政乘勝取永平

唐鎮南唐改延平軍今福建延平府是

順昌

唐武平今福建今順昌

二城自是建兵始

盛仁銓等兵至延政奉牛酒犒之請班師仁詮等不從延政懼復遣使

乞師于曦曦發兵救之遣輕兵絕吳越糧道吳越軍食盡延政以兵出

擊大破之唐主遣使如閩和閩王曦及延政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

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于宣陵

唐武平

然猜恨如故

晉安遠節度使李金全

吐谷人

叛降于唐晉遣馬全節

字大雅元城人

討之唐師敗績

先是金全以親吏胡漢筠爲中門使漢筠貪殘不法晉主遣廉吏賈仁

沼代之且召漢筠漢筠教金全留己而毒殺仁沼至是晉以馬全節代

金全漢筠給金全曰進奏吏遣人來言朝廷俟公受代卽按賈仁沼死狀金全大懼漢筠因說金全自歸于唐金全從之晉主命馬全節討之

安審暉

審暉之兄

爲之副金全奉表請降于唐唐主遣鄂州主營使李承裕

段處恭將兵逆之金全詣唐軍承裕入據安州馬全節進軍與戰大破之承裕南走全節入安州審暉追敗唐兵段處恭戰死虜承裕及其衆

悉斬之送唐監軍杜光業等于大梁晉主曰此曹何罪皆歸之光業等

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遣晉主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軍法

朝章彼此不可晉主復遣之唐主令以戰艦拒之乃還晉主悉授唐諸

將官以其士卒爲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

金全王金陵唐主待之甚薄晉贈又仁潘官

秋七月晉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

延光請歸河陽私第

許之延光重載而行光遠利其貨且慮爲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恐其

逃入敵國宜早除之不許請敕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

軍士圍其第偪令自殺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爾父子何得如此承貴

以白刃驅延光擠于河奏云自赴水死晉主知其故憚光遠之彊不敢

詰

九月晉罷翰林學士。學士李辭字日新輕薄多酒失。晉主惡而罷之。併其

職于中書舍人。

晉以楊光遠爲平盧節度使。光遠入朝。帝欲徙之他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尙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爲刺史。徙光遠鎮青州。

冬十二月。晉以閩王曦爲閩國王。

〔辛〕晉天福六年。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吐谷渾降晉。不受。初。晉主割鴈門之北以賂遼。

由是吐谷渾皆屬遼。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于是部落千餘帳來奔。遼主大怒。遣使來讓。晉主遣兵逐之。使還故土。

閩以王延政爲富沙王。初三省曰。延政。州有富沙驛。延政請于閩王曦。欲以建州爲威武

軍。自爲節度使。曦以建州爲鎮安軍。延政爲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

鎮安曰鎮武而稱之。

夏四月。唐遣使如晉。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如晉。求假道以通遼。不

許。自黃巢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豐稔。兵食有餘。臣等言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唐主曰。吾少壯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

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漢主遣使如唐。請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

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遼使者上表請伐遼重榮恥臣遼見其

使者必箕踞慢罵或潛殺之遼以爲讓晉主遜謝六月重榮執遼使伊

呀舊作拽制今改正遣輕騎掠幽州南境上表稱吐谷渾等各帥部衆歸附党項

等亦納契丹詔表疏表仍因當日原文稱契丹改具前告牒言爲虜所陵暴願自備十萬衆與晉

共擊之表數千言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爲

書遣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晉主以重榮方握彊兵

不能制甚患之時都留守劉知遠在大梁奉命使柔維輪帶上疏曰陛下免于晉陽之難而不可廢也今天下根安者漢未伐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晉主者彼無

間處而自啓靈燭欲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國者以歲輸金帛之耗盡有所身運銷之屬

導殊不知兵連編結財力將廣耗盡孰甚焉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風學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與晉戰使兵息

民使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禦蠻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都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關軍府無人乞

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姦謀晉主謂使者曰朕

此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爾奏如醉醒矣

閩王曦殺其兄子繼業 閩王曦以書招泉州刺史繼業還賜死殺其子

于泉州自是宗族動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俊昇檄詣朝

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之或宴重臣于九龍殿從子繼業不能飲強之繼業私減其酒

問繼岳在端曰繼岳身其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賜不必長大唯飲然

秋七月晉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 晉主憂安重榮跋扈以知遠爲北京

命捧維岳下殿欲割視其酒屬或曰殺繼岳無人復能侍陛下飲者乃舍之

留守

知遠歲時爲晉陽李氏贊明嘗牧馬犯備田備執而嘗之知遠至首召其備命之衆恐險難請衆心大悅

閩王曦自稱大閩皇

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與王延政治兵相攻

互有勝負鎮武判官潘承祐

晉江人

屢請息兵脩好延政不從閩王使者

至延政對使者語悖慢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

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

八月晉以杜重威爲御營使

馮道李崧屢薦重威以爲御營使代劉知

遠知遠由是恨二相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

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晉主如鄴都

晉主至鄴都以詔諭安重榮曰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

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

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

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

吳越王錢元瓘卒子佐

字元嗣

元瓘諸子名今從歐史輯

先是吳越大火焚燒宮室殆

盡元瓘驚懼遂發狂疾

或勸唐主乘弊取之唐主曰奈何利人之災遣使唁之且賜其乏

及是元瓘卒將吏以元

瓘遺命承制以佐爲節度使佐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能

欺民有獻嘉禾者。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河決滑州。

冬十月。晉劉知遠招納吐谷渾白承福等。徙之內地。知遠遣親率郭威。

以詔指詣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安重榮歸朝廷。威曰。虜惟利是嗜。

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承福

帥衆歸知遠。知遠處之太原嵐石。嵐州唐置。今太原府嵐縣是。石州亦唐置。今潯州府永寧州是。之間。表領大同

節度使。收精騎以隸麾下。達鞞契苾亦不附。安重榮重榮勢大沮。

閩王曦稱帝。

十一月。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舉兵反。晉主之發大梁也。和凝請

曰。車駕已行。安從進必反。請密留空名宣敕十數通。付留守鄭王重貴。

聞變。則書諸將名遣擊之。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重貴遣高行周宋彥

筠。潯州人。張從恩討之。從進攻鄧州。節度使安審暉拒之。從進退至花山。

在南陽府唐縣南。實實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之速。合戰大敗。奔還襄州。

唐定田稅。唐主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租。民間稱其平允。自

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粉錢爲率久而用之

唐主性節儉常臨蒲

背高轉左右使令惟老戲家人服飾粗時死雖事者雖士卒皆給祿三年劉子隱政以夜繼寤先如江都及

還不復宴樂頗傷驕急內侍王紹顛上書以爲今春以來羣臣僂罪者衆中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

十二月晉安重榮反晉遣杜重威擊敗之安重榮聞安從進反遂集境

內饑民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將入朝晉主聞之以杜重威爲招討使馬
全節副之重威與重榮遇于宗城西南再擊之不動懼欲退指揮使王
重允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允
爲公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稍卻官軍乘之鎮人大潰
重榮走還嬰城自守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已而晉師入鎮州執
重榮斬之晉主函其首送于遼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八終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九

五季

〔壬〕晉天福七年六月晉主重貴立漢劉昫光天元年是歲凡五國三朝春正月晉以杜重威為順國順國今依通鑑節度

使安重榮既誅晉改鎮州成德軍為恆州順國軍以杜重威為節度使

重威表王瑜范陽人為副使瑜為重斂于民恒人不勝其苦

二月唐以宋齊邱知尚書省尋罷之齊邱固求預政事唐主聽入中書

又求領尚書乃以齊邱知尚書省事親吏夏昌圖盜官錢三千緡齊邱

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齊邱稱疾請罷從之

夏四月晉貶張彥澤魏縣人為龍武大將軍彥澤先為彰義澤州軍號節度

使殺其掌書記張式決口割心式父鐸詣闕訟冤晉主以河陽帥王周代

彥澤鎮涇州彥澤還至陝獲亡將楊洪乘醉斷其手足而斬之王周奏

彥澤在鎮不法二十六條民散亡者五千餘戶彥澤既至晉主以其有

軍功釋不問諫議大夫鄭受益從子上言彥澤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

人無不切齒而陛下一無詰讓中外皆言陛下受其獻馬百匹聽其如

是竊為陛下惜此惡名乞正彥澤罪法以前洗聖德疏奏留中刑部郎

彥澤在鎮無辜凶殘肆惡
殘肆惡
有行陳
微等亦不
足以抵其
罪晉主僅
以言為過
縱使不當
執法不阿
安有封邱
乎

中李濤等伏閣極論彥澤罪語甚切至敕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濤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閣奏請論如法晉主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陛論辯聲色俱厲晉主怒連叱之濤不退晉主曰朕已許彥澤不死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不知范延光鐵券安在晉主拂衣而起入禁中既而有是命

漢主襲殂子玠立漢主襲寢疾以其子秦王洪度晉王洪熙皆驕恣少

子越王洪昌

襲讀子名俱依歐史輯

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王翽謀

襲曰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當漸小爾

因泣下

欲出洪度洪熙而立洪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

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

襲爲人辯察多權術好自矜大嘗謂中國天子爲洛州刺史朝者極麗悉聚南海珍寶以爲玉堂瓊殿用利權財有滙身割舌

安眠刺地或蒸蒸之法或藥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每殺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榮頤垂涎呵哩人以爲風蛟擾也宋年尤將忌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事仁宣者由是其國宣者大盛及殂

洪度卽位更名玠以洪熙輔政

五月唐以宋齊邱爲鎮南節度使齊邱旣罷不復朝謁唐主以壽王景

遂勞問許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邱曰陛下中興臣之力

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今爲三公亦足矣齊邱曰臣爲

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子嵩所知少

相親老相怨可乎乃以齊邱鎮洪州

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齊王重貴立

出帝

遼主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

來讓晉主憂惱成疾一旦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命宦

者抱置道懷中蓋欲道輔立之六月晉主殂

時晉主在鄆都

道與侍衛馬

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爲嗣是日

卽位延廣始用事禁人偶語初高祖

晉主敬瑭

疾

有旨召劉知遠入輔

政晉主重貴寢之知遠由是怨

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不克歸敗福州兵于尤口

尤漢口也在延平府南

漢循州盜張遇賢作亂有神降于博羅縣

奉州府

民家縣吏張遇賢事

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共禱其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爲

汝主于是羣帥共奉遇賢爲主攻掠海隅遇賢年少無它方略諸將但

告進退而已漢主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討之戰不利爲賊所圍指揮

使陳道庠

端州人

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爲遇賢所陷

後遇賢爲漢所敗告于神神曰

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遂逃虔州唐將邊皓白昌裕破之遇賢禱于神神不復言其黨大懼執遇賢以降斬于金陵市上邊皓昇州人白昌裕虔州人

八月晉討襄州拔之安從進伏誅高行周圍襄州踰年不下奉國軍都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仍泥立長
之見漸防
於杜漸於
微而於
思深非道
邪蓋者不
得國昌其
宜復昌可
後于此道
矣知天可
晉既興豈
朝以與北
能相抗德
于晉有德
無怨背之
實爲不詳
且爾時並
無良將精
兵之可恃
而延廣特
言不慚大
貽其君以
負義之辱
小人庸安
是哉願如

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欲爲異時據險。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遼主大怒。南侵之志始決。晉使如遼者皆繫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遼每爲延廣所沮。晉主以延廣有定策功。寵冠羣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召兵。而不敢言。但益募兵。增置十餘軍。以備遼。

冬十月。晉主立其叔母馮氏爲后。初。高祖愛少弟重脣。養以爲子。娶馮

濛定州安喜人女爲其婦。重脣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晉主初立。納之。至

是立以爲后。頗預政事。兄玉字景時爲鹽鐵判官。擢爲端明殿學士。與

議政事。

十二月。晉楊光遠誘遼人南侵。初。晉高祖以馬三百。借平陽節度使楊

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密告于遼。以晉境大饑。乘此攻之一

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遼主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經略中國。曰。若

得之。當立汝爲帝。延壽信之。爲盡力。朝廷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

清軍晉置破城在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北徵近道兵以備之

唐以宋齊邱爲青陽唐縣今屬濉州府公遣歸九華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中書

令宋齊邱樹黨傾之宗泣訴于唐主唐主由是薄齊邱齊邱忿懟表乞

歸九華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卽從之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齊

邱乃治大第于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益甚

晉旱水蝗民大饑是歲晉境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原野山谷城郭廬

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不留其食有坐匿

穀抵死者縣令往往納印自劾去民餒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

朝廷以恆定饑甚獨不括民穀杜威晉杜威奏請如例用判官王緒

謀檢索殆盡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又令判官李沼

稱貸于民復滿百萬斛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爲奏節度使馬全節

不許曰吾爲觀察使節度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爲乎

楚作九龍殿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爲八龍

飾以金寶抱柱相向希範居中自言身一龍也先是楚地多產金銀某朝尤厚故財貨豐積及是用途不足重爲賦

數民多逃亡各失其業又用口官開抄課今常稅之外大縣買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龍學士拓拔恒上書曰陛下長深宮之中痛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靡聘遊

不帶本書生
奸偽固守其
罪然拒守不
赴井向不
失經無黨
節徐無可
乃謂其可
戰不以戰
珂以失貝
州死事得
爲不免持
枉過正矯

雖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爲仇讐之國番禺爲瘡痍之志荆湘日顯
窺伺漢湖待我帖息豈足足寒傷心民怨覆國顧罷輸米之令歸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
無令一旦曠敗爲四方所笑希範大怒他日請見辭以置斃恒謂客特曰
王選欲而復速言見其千口曠帶無日矣希範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

〔甲〕晉開運元年是歲春正月遼克晉貝州權知州事吳巒死之晉遣兵以禦
遼凡六國三綱闕亡遼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之將兵南侵偪貝州先是朝廷以貝州

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爲大軍數年之儲軍校邵珂性凶悖節度使王令

溫河間人黜之珂怨望密遣人亡入遼言貝州易取會令溫入朝執政以

吳巒權知州事巒至而遼兵至巒書生無爪牙珂請效死巒使將兵守

南門自守東門遼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珂引遼軍

自南門入巒赴井死遼遂破貝州所殺且萬人晉以高行周爲都部署

與符彥卿皇甫遇常山人等將兵禦之

唐主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既而罷之唐主決欲傳位于齊燕二王翰

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請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

百官惟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唐主從之國人大駭給

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閤求見曰臣事先帝三

十年觀其延接疏遠孜孜不忘下情猶有不通者陛下新卽位所任者

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得復奉顏色。因涕泗嗚咽。唐主感悟。

遽收前敕。

唐主于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乘皆歌美，唐主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唐主無貶于許州，劉琰使孫晟遣兵助之，曰：以誠得歸，非有他志，皆願

命之，與君幾危社稷，其罪顯不重。于歸乎，今日反見防郡，是遂罷之。

晉主自將次澶州，遣劉知遠、杜威、張彥澤將兵禦遼。晉主以景延廣爲

御營使，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晉主發東京，遼兵至黎陽，晉主至澶州，遼主屯元城，遼別將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擊之，詔以知遠爲招討使，杜威爲副使，馬全節爲都虞候，遣張彥澤等將兵拒遼于黎陽，復遣譯者致書于遼，求修舊好，遼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太原奏破遼偉王于秀容，遼兵遁去。

二月，遼兵渡河，晉主遣李守貞河陽人等分道擊之，遼兵敗走。晉博州刺史

史周儒降遼，又與楊光遠通情，引遼兵自馬家口濟河，營于東岸，攻鄆

州北津，以應楊光遠。晉遣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鄆州人、薛懷讓太原人將兵

萬人，緣河水陸俱進，遼兵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使石公霸于戚城。

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晉主。

晉主自將救之。遼兵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守貞等至馬家口。遼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于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渡未已。晉兵薄之。遼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遼兵大敗。溺死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

初遼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咸拜官賜服章及敗于戚城馬家口密議所

得與晉殺之由是晉人懷怒戰力爭奮

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

彝殷之弟

侵遼以救晉

晉詔劉知遠擊遼。知遠屯樂平。

注見前

不進。

三月。遼侵晉澶州。不克。引還。

遼主僞棄元城去。伏精騎于古頓邱。

在衛輝府博縣

時遼于涉淇至于頓邱即此

以俟晉軍。與恆定之兵合而擊之。鄴都奏虜已遁去。大軍欲

進追之。會霖雨而止。遼人馬饑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卽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遼主從之。三月朔。自將兵十餘萬。陳于澶州城北。高行周與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遼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亦出陳以待之。遼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遼兵稍卻。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遼兵

引去。遼主帳中小校亡來云。遼主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有詐。閉壁不敢追。遼主北歸。所過焚掠。民物殆盡。

閩指揮使朱文進弒其主曦而自立。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閩門使

連重遇。以前弒昶。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心疑之。

曦指揮使。從明。從期。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醉。語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問。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大懼。曦后李氏悍而酗酒。以賢妃

尙氏有寵。妬之。欲弒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文進。重遇曰。主上殊不

平。二公奈何。會后父李真有疾。曦往問之。文進重遇使馬步使錢達弒

曦于馬上。召百官告之曰。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重

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帥羣臣北面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

宗族五十餘人皆殺之。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尙書鄭元弼抗辭不屈。文

進殺之。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文進遂稱藩于

晉。晉以爲閩國王。

晉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號武定軍。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

民不聊生。

夏四月。晉主還大梁。以景延廣爲西京留守。晉主命高行周。王周留鎮

延廣兵革成
遼身膺
相闖既坐
專威不救
視而城之
圍軍儲不
及括率民
財又復因
擾又復因
緣又復因
國不問其
於實無可
罪乃無主
道乃無主
方倚任以
胎殃任以
其禍也
踵也

澶州遂還大梁。景延廣既爲上下所惡，晉主亦憚之。桑維翰引其不救
威城之罪，出爲西京留守，以高行周爲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
不得志，日夜縱酒。

晉遣使分道括率民財。晉因遼兵屢至，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

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劍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人家，大

小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爲姦，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

率三十七萬。延廣增率十七萬，欲以入己。留守判官盧億字子元，河內人。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

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于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爲子孫

之累乎？延廣慙而止。先是詔以楊光遠無命，兗州修守備，節度使安審信以治糧，聚爲名，率民財以實私藏，括率使至，賦緡錢十萬，會審信出，拘其守藏，步指取一，謂已滿。

數其

六月，晉太尉侍中馮道罷，以桑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道雖爲首相，

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

使禪僧飛鷹耳，乃以爲匡國節度使。或又謂晉主曰：陛下欲禦北狄，安

天下，非桑維翰不可。遂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

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

晉滑州河決發民塞之。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詔大發數

道丁夫塞之。既塞。晉主欲刻碑記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字仲實長安人諫曰。

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晉主乃

止。

晉以折從遠折。四河大姓。從遠。字可久。關中人。爲府州唐置。今關州府等處是。團練使。初。晉高祖割地以

賂遼。府州與焉。會遼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刺史折從

遠。因保險拒之。及晉與遼絕。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故有是命。

晉復置翰林學士。以李慎儀爲承旨。劉溫叟字永勳。洛陽人。華望從孫。徐台符武彊人。李幹

范質字文舉。宗城人。爲學士。

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爲行營都統。杜威爲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使。以備遼。

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于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

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時軍國多事。咨請輻輳。維翰隨事裁決。初

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頗任愛憎。恩

怨必報。人亦以是少之。明方節度使馮嗣。上尊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遠。維翰召學士使爲答。語曰。非制書。恐忘實。以朔方重地。非維翰。以維翰。比欲移。屬內

地。受代亦須奇材。得謂其喜。遂兵之。至也。晉主再命劉知遠。會吳山東。皆不至。晉主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勝。必有異圖。至是。雖爲翻。而實無翻。制之。維翰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知見疏。但懷事自守。而

已詳前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
土多難戢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

九月庚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閩泉州牙將留從効

泉州水
魯人

等誅朱文進所署刺史黃紹頗傳

首建州朱文進以其黨黃紹頗爲泉州刺史散員指揮使留從効謂同

列曰文進屠滅王氏遺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

一旦富沙王克福州而屬死有餘愧衆以爲然十一月各引軍中所善

壯士夜飲于從効家從効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

紹頗諸君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踊躍操白梃踰垣而

入執紹頗斬之從効持州印詣王繼勳

延政
族子

第請主軍府函紹頗首遣

副使陳洪進

臨淮人
家泉州

齋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爲泉州刺史從効洪進皆

爲都指揮使

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率兵
攻泉州從効與戰大破之

十二月晉師圍青州楊光遠之子承勳刳其父以降李守貞圍青州經

時城中食盡遼援兵不至楊光遠遙稽首于遼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

其子承勳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承勳斬勸光遠反者判官邱

濤等送其首于守貞縱火大譟刳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

〔巳〕晉懷遠二年是歲凡五
國三鎮脫改稱國而亡
春正月遼兵至相州引還晉主自將追之詔趙在

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又遣張彥澤屯黎陽景延廣守胡梁渡

在

鄴府

遼侵邢磁洛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

兵陳于相州安陽水

即淇水注見前

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

吐谷渾郡人

將數千騎前覘遼兵至鄴都遇遼兵數萬遇等且戰且卻至榆林店遼兵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戰稍解顧知敏已爲遼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陳取知敏而還俄而遼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爾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審琦卽引騎兵出將救之從恩曰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藉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遼兵解去遇等乃得還遼亦引軍還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遼主在邯鄲聞之卽時北遁晉主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晉主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爲行計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

挾恩用事。惡桑維翰。數毀之。晉主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維翰請以玉為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中旨以玉為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參細少事。圖實為僕夫。使陳高祖。陛下有謫于晉主。性機巧。與雙宰相結。以蔽耳目。至于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惟當盡去之。

三月。閩李仁達作亂。以僧卓巖明稱帝。閩主延政遣兵討之。初。光州人

李仁達仕閩。叛奔建州。及朱文進之亂。叛奔福州。浦城人陳繼珣亦叛。

閩主延政奔福州。至是。二人不自安。王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

多怨。仁達與繼珣說黃仁諷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衆心未

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為衆所重。相與迎之。立以為帝。帥將吏北面

拜之。然猶遣使稱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

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巖明。漢真至福州。黃仁諷聞其家夷滅。兩門力戰。執漢真斬之。卓巖明自稱威武。備後奉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于晉。唐以仁達為節度使。

遼還軍南下。晉都排陳使符彥卿等擊之。遼兵敗走。夏四月。晉主還大梁。

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遼秦州。遼軍晉為保州。今直隸保定府是。降之。取滿城。唐縣。今屬保定府。獲

遼二千人。取遂城。唐縣。故城在保定府安縣縣。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遼主還至虎北口。

即今古北口。在順天府密雲縣東北兩崖壁立。有蔥壘城。據山巔。聞晉取秦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騎。計來夕當

聞晉取秦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騎。計來夕當

至威等懼退至陽城

在保定府完縣東南後漢書郡國志蒲陰縣有陽城即此

遼兵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

餘里遼兵踰白溝

河名其上流爲巨馬河出易州深水縣至定興新城爲白溝河其下流逕雄縣爲會同河入于淀

而去晉軍結陳而

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人馬饑乏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爲行

寨遼軍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掘井輒

崩人馬俱渴至曙風甚遼主坐突車

突人所造之車

中命鐵鶴

遼謂精騎曰鐵鶴

四面下馬

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

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

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鬪者勝

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卽呼曰諸將齊擊賊又謂威曰

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車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

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都排陣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

以身徇國乃與張彥澤藥元福

并州晉陽人

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

將繼至遼兵卻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遼

兵呼聲動天地遼兵大敗而走勢如崩山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

鬪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鶴既下馬蒼黃不能復上委棄馬仗蔽

甲北來之直

杜威貪殘 于國而無益 損于民而有 主即刑不能 明正刑章且 亦登可復 授節鉞言且 維輸數言此 于其後不引 之降遼不 寇逆料不 爽然而晉主 體然問覺 方以密親 爲無異志 獨忘其父 之忘其後 乎然晉已 負唐而欲 不負之必 道亦不還 然

地遼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追擊之
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耶李守貞曰人馬渴甚得水足重
難以追寇乃退保定州遼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
數百諸將引歸晉主亦還大梁

五月晉順國節度使杜威入朝威久鎮恆州貪殘不法又畏懦過甚每
遼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爲所屠遼竟
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威見所部殘弊爲衆所怨又畏遼
之彊累表求朝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桑維翰曰威居常憑恃動
親邀求姑息及疆場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晉
主不悅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長公主欲相見耳公勿以爲疑維
翰自是不敢復言以足疾辭位

先是晉復以鄆都爲天德軍及是威
令長公主自乘天德節鉞晉主從之

六月晉遣使如遼遼連歲南侵中國疲于奔命邊民塗地遼人畜亦多
死國人厭苦之舒嚕太后謂遼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
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
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

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
晉主復請和于遼以紓國患晉主遣使奉表稱臣詣遼謝過遼主曰使
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晉以遼主語忿謂其
無和意乃止

秋八月甲子朔日食

晉加馮玉同平章事和凝罷加樞密使馮玉同平章事無大小悉以

委之

晉主白陽城之諒謂天下無難事修益甚多造器玩廣宮室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工數百初年乃
成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王者陛下親繫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通帛數端今優人一賦一

笑稱旨往往攝東帛高談歸袍銀帶夜觀土見之能不賦望士卒解體陛下雖與衛社稷予不聽馮玉每善
承迎益有寵在家晉主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玉乘勢弄權賂遠輻輳朝政益壞

唐兵拔建州閩主延政出降閩自王審知據福建至延政降唐凡七主合六十年唐兵圍建州既久建人

離心或謂董思安盍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

誰容我衆感其言無叛者唐先鋒使王建封上元先登遂克建州閩主延

政降思安整衆奔泉州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

斂爭伐木開道以迎之至是縱兵焚掠建人大失望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為羽
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

建人以王崇文為永安節度
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

冬十一月晉桑維翰罷初晉主疾未平會正旦樞密使桑維翰遣女僕

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馮玉因譖桑維翰有廢立之志李守貞李彥韜合謀排之以趙瑩柔而易制共薦以代維翰罷維翰政事爲開封尹以瑩爲中書令李崧爲樞密使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爾

〔丙午〕晉開運三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唐以宋齊邱爲太傅唐齊王景達府屬謝仲宣

言于景達曰宋齊邱先帝布衣之交今棄之草萊不厭衆心景達爲之言于唐主曰齊邱宿望勿用可也何必棄之以爲名唐主乃以齊邱爲太傅但奉朝請不預政事

唐以李建勳馮延巳同平章事建勳練習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巳工文

辭而狡佞喜大言多樹朋黨水部郎高越字神邁幽州人上書指延巳兄弟過惡

唐主怒貶越蔚州司戶初唐主置宣政院于禁中以給事中常夢錫領之尋與機密夢錫與中書侍郎嚴續皆忠直無私唐主謂夢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恐

不諱其高顯宜左右之未幾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爲池州觀察使夢錫于是稱疾縱酒不復與朝廷事嚴續字與宗可求之子

二月壬戌朔日食

夏四月唐泉州牙將留從効逐其刺史王繼勳而代之從効表聞于唐

唐召繼勳還金陵以從勅爲刺史後從勅兄從願復取漳州唐不能制

乃建清源軍于泉州以從勅爲節度使從勅遂據泉漳

從勅勳後妻民部內安治每歲取進士明經諸

之狀

唐定州指揮使孫方簡

莫州清苑人

叛降遼

定州西北有狼山

在易州西南亦曰郡山其上有四水及姑姑高

等土人築堡于山上以避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衆

遠近信奉之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事之甚謹深意死方簡

嗣其術稱深意坐化事之如生其徒日滋會晉與遼絕好北邊寇盜充

斥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據城自保遼人入境帥衆邀擊頗獲其軍

資人挈家往依之者益衆遂爲羣盜懼爲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

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

寨降于遼請爲鄉導以入晉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盜賊

蠶起吏不能禁天雄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于遼延翰逃

歸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遼南侵宜爲之備

六月晉復以馮暉爲朔方節度使初暉在靈武得羌胡心市馬期年至

五千匹晉朝忌之徙鎮邠州又徙陝州歲中入爲侍衛都指揮使暉乃

厚事馮玉李彥韜復求靈州會羌胡作亂

克項拓跋跋超最爲大族碑在鎮留之州下賜予豐厚故諸部不敢爲寇及將罷鎮而繼

之王今溫代鎮不厚撫羌胡以中國法確之諸部怨怒皆叛

遂有是命

碑在道擊敗彥超遂入靈州碑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

秋七月河決

河決楊劉西入莘縣

注見前

廣四十里自朝城

注見前

北流

又

禮照亭等處

八月晉劉知遠殺白承福夷其族

晉主數召承福入朝宴賜甚厚使戍

滑州屬歲大熱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舍部落

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

帥所部先亡歸遼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于太原乃腹

心之疾也不如去之密表吐谷渾反覆請遷于內地晉主遣使發其部

落分置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誣以謀叛殺之合四

百口吐谷渾由是遂微

唐攻福州不克初唐人既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

覺請自往說李仁達必令入朝宋齊邱亦薦覺可使唐主乃以覺爲宣

諭使厚賜仁達仁達知其謀見覺詞色甚倨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自

恥無功至建州矯詔發汀建撫信州兵命馮延魯將之趣福州唐主以

覺專命大怒羣臣皆言兵業行不可止唐主乃以王崇文爲招討使覺延魯魏岑爲監軍使又命留從効王建封以兵會攻福州仁達遣使乞師于吳越吳越王佐令統軍使張筠以兵三萬救之會唐兵已入福州外郭吳越兵至禦之不利唐諸將爭功進退不相習仁達固守第二城攻之不克

冬十月晉遣杜威將兵伐遼十一月至瀛州與遼戰不利還先是有自

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

馮玉字崧命杜威致書延壽延壽復書乞發大兵接應

至是遼使瀛州刺

史劉延祚遣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

且言城中遼兵不滿千人乞巒與杜朝延發輕騎襲之已爲內應

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馮玉李崧信以爲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與晉主議之以威爲都招討使李守貞爲之副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戚貴爲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爲愈也不從十月下敕榜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威守貞會兵于廣晉而北行

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由是

將軍皆在麾下而宿衛空虛十一月至

瀛州城門洞啟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遼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漢璋敗死威等引兵南還

遼大舉侵晉十二月晉將王清戰死杜威等以兵降遼遣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囚景延廣

後晉自高祖至出帝凡二主合十一年

遼主大舉侵晉趣恆

州杜威等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張彥澤時在恆州引兵會之言遼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恆州以彥澤爲前鋒與遼夾濬沱而軍遼恐晉軍急渡濬沱與恆州合勢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

性威

懷德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關軍事磁州刺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恆州咫

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應夜募壯士斫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以爲然獨

威不可遣穀出督懷孟軍糧遼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

一名

德里字罕札達魯之子考五代史翰號阿巴入汴後李松爲製姓名曰蕭翰遂史外威與太宗入汴賜后族小漢曰蕭翰所載各不同按德里舊作敵烈罕札舊作寒真達魯舊作敵魯阿巴舊作阿鉢今並改

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採者遇之盡爲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怙懼十二月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幸滑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奔衝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

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威又遣使告急。還爲遼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晉主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詔以高行周符彥卿共戍澶州。景延廣戍河陽。指揮使王清言于杜威曰。請以步卒二千爲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恆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遼軍小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敗走。清獨帥麾下力戰。屢請救。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爾。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遼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遼人遙以兵環晉營。軍中食盡。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遼。威潛遣腹心詣遼主牙帳。邀求重賞。遼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伏甲召諸將出降。表使署名。諸將駭愕。聽命。命軍士出陳于外。軍士皆踊躍以爲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途窮。當爲汝曹共求生計。因令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遼主遣趙

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亦以赭袍衣威。其實皆戲之耳。威引遼

主至恆州城下。順國節度使王周亦出降。先是遼主遷政易州刺史郭瑋固守拒之。遂

此人所拒。至是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說其衆。衆皆降。瑋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杜威之降也。皇朝遇初

不預謀。遂主欲遣遇先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賊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

吾不食粟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遼主引兵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

千騎先取大梁。以通事傅住兒為都監。彥澤倍道疾驅。夜渡白馬津。晉

主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明日。彥澤

自封邱門斬關而入。城中大擾。晉主于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宮赴火。

為親軍將薛超。遼州平城人。所持。俄而彥澤傳遼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

維翰。景延廣。晉主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召范質草降表。表稱孫男段重貴。請

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而歸。待罪。遣男延煦。延寶奉國寶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傅住兒入宣。遼主命。晉主脫黃袍。服素

衫拜受。左右皆掩泣。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微笑不應。以晉主命。

召桑維翰。維翰至天行。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于馬前揖維翰。赴

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

也。崧有愧色。彥澤偃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公領大鎮。握彊兵。何乃負

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彥澤自謂有功。于凌。其過于瀛。瀛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

劉劭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字彥澤來請死彥澤飲然按之謂劭曰告人懼于劭曰劭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彥澤使高祖用彥澤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劭引滿而去旁若無人李濤清談彥澤事具

彥澤遷晉主于開封府頃刻不得留見者流涕晉主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曰此物不可匿也晉主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遣指揮使李筠以兵守晉主內外不通所上遼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晉主使取內庫帛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求酒于李筠筠亦辭不進欲見李彥韜彥韜亦不往馮玉佐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遼復任用彥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遼主云其自經遼主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遼降遼主賜晉主手詔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又以所獻傳國寶非真詰之晉主奏頃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此寶先帝所爲羣臣備知乃止有司欲使晉主銜璧牽羊大臣輿柳迎于郊外遼主曰吾遣奇兵取大梁非受降也不許又詔晉文武羣僚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見遼主于封邱遼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延廣伏地請死乃鎖之

〔丁〕二月改高祖劉知遠立仍稱晉天福十二年春正月遼主德光入大梁殺張彥澤景

延廣自殺。正月朔，百官遙辭晉主于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遼主伏路。

側請罪，遼主命起改服，撫慰之。晉主太后迎于封邱門外，遼主辭不見。

遂入門，民皆驚走。遼主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

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日暮，

復出屯于赤岡。在開封府城東北先是，張彥澤與晉閹門使高勳不協，及引遼入

汴，殺勳叔父及弟。至是，勳訴于遼，遼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鎖之。百姓

爭投牒，疏彥澤罪。遂與傅住兒俱斬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

士大夫子孫，皆絰杖號哭詬罵，以杖朴之。勳命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

爭破腦取髓，鬻其肉而食之。遼送景延廣歸其國，宿陳橋。縣名，今爲縣，在開封府祥符縣東北

夜扼吭而死。

遼封晉主重貴爲負義侯，徙之黃龍府。故城在今奉天府開原縣，遼史地理志黃龍府本渤海扶餘府，太祖征渤海還至此，有黃龍見城上。

後名。遼主使遷晉主及其家人于封禪寺，以兵守之。數遣使存問，時雨

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于此飯僧數萬，

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祈守者，乃

稍得食。既而遼命遷之黃龍府。

考通鑑以黃龍爲即慕容氏之和龍城，蓋因南史謂北燕馮氏爲黃龍國，故引之。不知燕之和龍在遼水之西，遼之

從古第一
無恥者莫
如馮道時
人善其言
不過以其
不辭以殺
聽然彼時
耳草殺者
自若何會
爲之止暴
設則道之
俳語乃屬
詔諛之意
而時乃大
之豈不大
謬

延壽特爲

黃帝在江之南其地相去甚遠其地亦一時漫說未嘗實指其地不得引以爲據也

遼以李崧爲樞密使馮道爲太傅晉諸藩鎮皆降遼主引兵入宮諸門

皆以遼兵守衛磔犬懸羊皮爲厭勝謂晉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

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

壽張礪共薦李崧會馮道自鄧州入朝遼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以

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于樞密院祇候

道之入朝也遼主謂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

無能礙爾老子遼主喜又嘗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

佛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時人善其言

遼主遣使以詔賜晉之藩鎮諸藩鎮爭上表稱臣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

之子

據涇州拒遼而雄武節

度使何重建以秦階成州降蜀

遼分遣晉降卒還營初杜重威

重威在晉謂晉主步名威至是復舊名

既以晉軍降遼遼主悉

收其鎧仗貯恆州驅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己而南及河恐其爲

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謀曰晉兵在它所者尙多彼聞降者

盡死必皆拒命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遼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

會久雪凍餒咸怨重威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遼主猶欲誅晉兵趙

延壽說之

延壽曰皇帝親賢失不以取晉國欲自有之子於爲他人取之子遂主變色曰朕事國南正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他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河有劉秀爲晉敵東西數千里常

說何爲翼且外欲己朝壽處主善人壽釋陰心成言極其親
夢異晉耳自結藉軍方大必不一可長爲北以爲無識卒數
耶癡之爲張人是以特入南延久遠之小慘軍亦乃陳望

以兵戍之南方屬漢上國之人不能居也他日車駕北還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他人取之乎遂主曰於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分以處邊勸吳蜀不能爲患矣遂主曰昔吾失于顯則恐以唐兵控管既而反爲仇讐今幸入吾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延壽曰曷留晉兵不實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于恒州每歲分遣戍南邊何憂其爲變乎 遼主悅由是陳

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故晉主重貴發大梁 晉主與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

北遷從者百餘人遼遣三百騎援送又遣趙瑩馮玉李彥韜與之俱在

塗供饋不繼或時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于路

傾貲以獻晉主至中度橋唐在正定府城東南跨漳洹河上見杜重威塞歎曰天乎我家何

負爲此賊所破慟哭而去

遼縱兵大掠遣使括借士民錢帛 遼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趙

延壽請給上國兵食遼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

草穀丁壯斃于鋒刃老弱委于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

間財畜殆盡遼主謂判三司劉昫曰遼兵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

空竭昫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

以嚴誅民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由是內外

怨憤始患苦遼皆思逐之矣

晉劉知遠遣使奉表于遼。初，晉主忌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以爲

北而行營都統，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富彊，步騎

至五萬人。晉主與遼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遼屢深入，知遠

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遼主入汴，乃分兵守四境，遣客將王峻

字秀峰安陽人

奉表稱臣。遼主賜詔褒美，親加兒字，于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柎，虜

法以優禮大臣，如漢賜几杖之比。

既而遼主以知遠驕望不至，使謂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其孔目官郭威言于知遠曰：『虜恨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威勳，知遠舉兵，逼取知遠曰：『用兵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據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且觀其所利，止于得財貨，財貨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王峻對知遠各言契丹仍依當日原文，書說具前。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于遼，又遣使詣河東勸進。唐主立其弟景

遂爲太弟。唐主立其弟齊王景遂爲皇太弟，徙景達爲齊王子，冀爲燕

王。景遂嘗與宮僚燕飲，嘗大夫張易有所規諫，景遂力與密，持玩王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杯抵地碎之，棄會失色。』景遂斂容謝之，符易益厚。景遂性剛直，唐主嘗與宗室近臣飲，酒既已，

魯鏡半陳覺，極傾瀆之態，景遂歷呵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遂已。二弟立，非已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宮，醉解，景遂背曰：『斷不可忘我。』景遂大怒，入白唐主，請斬之。唐主遂解乃止。魯鏡謂景遂曰：『小交構，禍福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斲面折之，使彼懼而爲備。』

唐遣使如遼。唐主遣使賀遼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遼主不許，而

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遼，帥衆奔唐。淮北賊帥多請

遼當國勢
強盛時經
略中原所
過摧枯拉
朽幾于大
業可成乃
甫入大梁
卽襲用通
天絳紗用
復呼袍從
門緒袍從
事徇酒麤
而非開浮
宜抑且所
本不詳天
過厭之旋
其未及宜
故也其後
金元皆惑
迂主改正
茂服之章
說

命于唐唐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爲恨唐主亦悔之

二月遼行朝賀禮大赦以趙延壽爲中京留守 遼主召晉百官問曰中

國之俗異于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

帝二月朔遼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于庭百官朝賀

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趙延壽以遼主負約心怏怏乞爲皇太子

遼主曰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因令爲延壽遷官

時遼以恆州爲中京張礪奏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尙書事都督

中外諸軍事遼主取筆塗去錄尙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晉劉知遠稱帝于晉陽 河東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不

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命指揮使史弘肇

字化源
州受澤人

集諸軍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曰今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

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尙強吾軍威未振

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郭威與都押衙楊邠

魏州冠
氏人入說

亡不旋踵
不讀史者
可戒

知遠曰：此天意也。王不乘此取之，人心一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遂卽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詔諸道爲遼括率錢帛者皆罷之。

晉主知遠自將迎故晉主重貴至壽陽，晉縣今開山而還。知遠自將東迎故

晉主至壽陽，聞已過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詳見而還。故晉主旣出塞，

遼人無復供給。至錦州，遼與今爲令拜按巴堅墓。故晉主不勝屈辱，泣曰：

薛超誤我，馮后求毒藥，欲與故晉主俱自殺，不果。

晉遣賊帥梁暉襲取相州，殺遼守兵。遼主聞知遠卽位，遣耿崇美守澤

潞。高唐英守相州，崔廷勳守河陽，以控扼要害。時遼主多以其子弟及

親信爲節度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

民不堪命。于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洛陽賊帥

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磁州刺史李穀密表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

唐英未至，夜遣壯士踰城，啓關納衆，殺遼兵數百。據州自稱留後，已而

陝晉潞州皆殺遼使者，奉表詣晉陽。

晉主知遠還晉陽，知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

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瀘州賊帥王瓊攻遼將朗烏。

舊作郎丑，今改正。

不克而死。

鎮甯節度使耶德朗烏。

性殘虐，瀘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圍朗烏于牙城。遼主聞之懼，遣兵救之。瓊敗死。然遼主自是無久留河南之意矣。

遼以李從益爲許王。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夫人明宗女也。淑妃詣大梁會禮，遼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以從益爲許王，復歸于洛。

遼以張礪和凝同平章事。

羣盜陷宋亳密州。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遼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秦甯安審琦武甯符彥卿等歸鎮。

三月朔，遼行入閣禮。

唐故事：天子正殿，謂之衙，衙有仗，更殿謂之閣，其御帳殿也。自正衙與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者，因隨之入見，謂之入閣。

遼主服

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

晉主知遠遣使安集農民，保山谷避遼者。

遼以蕭翰爲宣武節度使。遼主謂晉百官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

至上國省太后，乃以汴州爲宣武軍，以蕭翰爲節度使。翰舒嚙太后之

兄子，其妹復爲遼主后，自翰以蕭爲姓，于是遼后族皆稱蕭氏。

說已具前

吳越復遣兵救福州，擊敗唐兵，遂取福州。吳越遣余安將水軍救福州。

至白蝦浦，即白龍江別名，在福州府城南。海岸泥淖，須布竹簣，乃可行。唐軍聚而射之，簣

不得施。馮延魯欲縱其登岸，而盡殺之。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已久，求

一戰而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死于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

不聽。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棄衆而走。孟堅戰死，城中兵亦出。

夾擊唐兵，大破之。唐軍燒營而遁，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資械數十萬，府

庫爲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仁達舉所部授之。

後仁達爲吳越成將所殺，夷其族。

遼主德光發大梁，遼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諸軍吏卒從者皆數千人。

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

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至相州，陳碑乘城拒守，遂攻之，及城陷，盡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遺民僅

七百人，而饑饉至十餘萬，遼主見所過城邑邱墟，謂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顧張綱曰：汝亦有力焉。

晉主知遠以其弟崇爲太原尹。

劉崇有太原始此。

夏四月晉以劉信

漢主從弟

史弘肇爲侍衛指揮使楊邠爲樞密使郭威爲副

使王章魏州南樂人爲三司使

晉以蘇逢吉

京兆長安人

蘇禹珪

密州人

同平章事

時制度草創皆出逢吉然素

不學問與禹珪同在中書決事多違舊制而逢吉尤納賄賂謗者謹沸

晉以折從阮爲永安軍節度使

從遠入朝更名從阮

魏晉主名也

置永安軍于

府州

注見前

以從阮爲節度使

遼侵潞州晉遣史弘肇救之鄭謙守忻代閻萬進

并州人

守嵐憲

唐末置治州唐末置治州嵐州唐末置治州

忻州府樂縣

遼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晉主遣史弘肇將兵救

之又以鄭謙爲忻代都部署閻萬進爲嵐憲都制置使知遠聞遼主北

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弘肇爲前驅而遣二人出北方以分遼兵勢

晉以武行德

太原人

爲河陽節度使

遼以船載晉鎧仗沂河歸國命甯國

都虞候武行德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虜勢不能久留中國

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衆以爲然卽相

與殺遼監軍使會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

陽遣弟行友奉蠟表詣晉陽晉主以行德爲河陽節度使

遂主開之款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

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車
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運錢三失也。

唐流陳覺于蘄州。馮延魯于舒州。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

罪。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字君舉。安人。對仗。彈馮延己。魏岑曰。

延己延魯岑覺四人。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今覺

延魯雖伏辜。而延己岑猶在。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唐主以文蔚言太過。

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流覺于蘄州。延魯于舒州。知制誥徐鉉。史館修撰孫承。上疏

之陳請。故陛下赦之。授典者不罪。則疆場有生事者矣。妻師者盡在。則行陳。無敢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

威。不從。但罷延己爲太弟少保。改岑太子洗馬。顯載。屬言宋齊邱黨。與必爲禍。實邱奏。然設。頃。酒。俱。狂。既

和州司士參軍。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遼主德光殂。趙延壽入恆州。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遼主至臨城。得疾。

至殺狐林。在正定府。屬城。縣西北。王幼學。而殂。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

晉人謂之帝昶。趙延壽恨遼主負約。卽日引兵入恆州。遼永康王鄂約。

東丹王托允子。托允入中國。曰李贊華。爲唐僖宗所殺。鄂約立道。監國皇帝。按鄂約。當作兀欲。今改正。延壽不知。自稱受遼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所以供給鄂約。與諸

將同。鄂約銜之。遼主妻玉國舒。嗚太后不笑。曰。特歸都嘗一如故。則鄂汝矣。

五月。遼鄂約執趙延壽而自立。鄂約召延壽及張礪等飲。鄂約妻素以

五月。遼鄂約執趙延壽而自立。鄂約召延壽及張礪等飲。鄂約妻素以

兄事延壽。從容謂曰：妹自上國來，甯欲見之乎？延壽與俱入。良久，鄂約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遣我一籌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邪？後數日，集番漢之臣于府署，宣遼主遺制，卽皇帝位。既而鄂約以德光有子在國，己以兄子襲位，又無舒嚕太后之命，內不自安，乃勒兵歸。以滿達勒德光從弟，書作麻督，今改正。爲中京留守。鄂約之部位也，舉成服等歸去，以見羣臣不復行喪，吹之聲不絕于內，及歸質文武吏卒皆留，恒州城以候宮官。

書教切

晉以劉崇爲北都留守。晉主知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

攻取鎮魏，知遠欲自石會。

國名，注見前。

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

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澀，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知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爲北京留守。

楚王希範卒。

諱文

弟希廣

字德

嗣。

希廣，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

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希範卒，將佐議所立，張少敵、袁友恭以武平節度

使知永州事希萼最長請立之劉彥瑫李弘皋皆欲立希廣拓跋恆曰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禮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彥瑫等不從稱希範遣命共立希廣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恆皆稱疾不出

晉主知遠發太原出晉絳

晉史弘肇克澤州遼將崔廷勳等遁去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

不下知遠以弘肇兵少欲召還使問之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乃遣李萬超說令奇令奇降崔廷勳耿崇美奚王伊喇擁衆北遁遼人在河南者相繼引去

弘肇爲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能命立過時之士本所過驅民田及聚屬于樹者皆斬軍中傷息莫敢犯令奇故

所向必克知遠自晉陽安行及泝兵不血刃皆弘肇力也知遠由是倚重之

遼將蕭翰劫李從益稱帝于大梁遂北走從益避位翰聞劉知遠擁兵

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矯遼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恆州淑妃從益匿于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翰立以爲帝帥諸酋長拜之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爲從益衛而行

從益遣使召高行周武行德皆不至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吾母子爲蕭翰所傷分當滅亡諸公無卿早宜迎新主自來多福

從益知事南
朝軍國事
由偏不爲
己勢于後
漢亦並無
名分之嫌
必當如宋
之誅張邦
昌也知遠
曾身事明
宗至此並
無一孟麥
飯之念湘
陰狼已宜
其及已

勿以吾母子爲意。衆惑其言，不忍去。或曰：今集議營，與燕兵併力，堅守一月，北救必至。汝妃曰：吾母子亡，國之幹安敢與人爭天下？若新主見，寡當知我無所負。今更爲計，畫則禍及他人，國城險巖，於何益乎？衆猶欲

拒守。三司使劉審交曰：城中公私窮竭，道民無幾。若復受圍一月，無幾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太妃處分。劉審交字求益，蘭州文安人。從益乃用趙遠、翟光、鄴

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迎知遠仍出居私第。審輸至恒州與滿達

等執而誅之。顧抗誓曰：欲殺我，殺矣以鏡爲是夕憤懣而死。

六月，吳越王佐卒。忠弟侗嗣。

晉主知遠入洛陽，遣使殺李從益。知遠至洛陽，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諭

以受遼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

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何罪

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聞者泣下。

晉主知遠入大梁，諸鎮多降，始改國號曰漢。知遠發洛陽樞密院使魏

仁浦，字道濟，衛州汲人。自遼逃歸，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強記精敏，威由是

親任之。知遠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復以汴州爲東京，改國號曰

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亡晉也。

遼主鄂約幽其祖母于木葉山。注見前。遼舒嚕太后聞鄂約自立，大怒，發

兵拒之。鄂約以偉王爲前鋒，相遇于石橋。太后以李彥韜白時從晉主北還爲

排陳使彥韜迎降于偉王。太后兵敗鄂約幽太后于按巴堅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於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故數年之中。不暇南侵。

唐以李金全爲北面招討使。唐主聞遼主德光殂。蕭翰棄大梁去。下詔曰。乃眷中原。本朝故地。以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議經略北方。聞漢已入大梁。遂不敢出兵。

秋七月。漢以杜重威爲歸德節度使。重威拒命。漢發兵討之。重威自以降遼負中國。內常疑懼。移鎮制下。拒而不受。遣子質于滿達勒求援。滿達勒遣其將楊袞將遼兵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爲招討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王季白漢主懼不念之。發旨無益之費。以幸

軍用度充闕。

閏月。漢立高祖世祖及四親廟。

恆州將何福進

河南人。

李榮

太原人。

逐遼將滿達勒。遣使降漢。

滿達勒貪猾

殘忍。民間珍貨美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面抉目。焚炙而殺之。常疑漢兵。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飼胡兵。衆心怨憤。聞漢主入大

梁皆有南歸之志。前潁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李榮潛結軍中壯士奪守門者兵。因突入府。據甲庫。召漢兵及市人給鎧仗。焚牙門。與

遼人戰。榮召諸將并力。指揮使白再榮史不詳何所人狐疑。軍吏偪之。不得已而

行。諸將繼至。煙火四起。鼓譟震地。滿達勒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北

城。而漢兵無所統壹。貪狡者乘亂剽掠。懦者竄匿。八月朔。遼人自北門

入。勢復振。漢民死者二千餘。前磁州刺史李毅恐事不濟。請馮道等至

戰所。慰勉士卒。士卒爭自奮。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謀于城外。欲奪遼寶

貨。婦女衆懼而北遁。滿達勒崔廷勳皆奔定州。與義武耶律忠即胡烏合。

馮道等四出安撫兵民。以再榮位在福進等上。乃以爲權知留後。具以

狀聞。且請援兵。漢主遣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再榮貪虐漢人嘗多竊道者皆拘之以取其財恒人謂之白

滿達勒已而漢以再榮爲成德留後尋爲節度使。明年始以何福進李榮爲刺史。

八月。漢制盜賊毋問贓多少皆死。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

仍分命使者逐捕。

楚王希廣以其兄希萼守朗州。希廣庶弟希崇性狡險。陰遣希萼書言

劉彥瑫等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來奔喪。彥瑫白希廣。

遣指揮使周延誨等將水軍逆之不聽入希萼求還延誨勸希廣殺之
希廣曰吾何忍殺兄甯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嘗
爲希萼詞希廣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爲內應

荆南襲漢襄郢不克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
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詰讓加兵不得已
復歸之及從誨立唐晉遼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
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九月漢以竇貞固

字體仁同州白水人

李濤同平章事

初漢主與竇貞固俱事晉高

祖雅相知重及卽位欲以爲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者逢吉與李濤善
因薦之會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
以待其弊行周女爲重威子婦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愛賊不攻由是
二將不協漢主恐生它變欲自將擊重威意未決濤上疏請親征漢主
大悅以濤有宰相器制貞固濤並同平章事詔幸漕魏勞軍

冬十月漢晉昌節度使趙匡贊

字元輔

叛降于蜀

匡贊延壽之子也恐不

爲漢所容遣使降蜀

漢主如瀆魏勞軍十一月杜重威出降漢主至鄴都城下舍于高行周

營行周言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彼食盡

自潰漢主然之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轢行周行周泣訴于執政蘇逢吉

楊邠密以白漢主漢主命二臣和解之又召彥超于帳中責之且使詣

行周謝初遼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汴漢主至盡殺之于繁臺

在開封府祥符縣東

之下至是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漢主遣人

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爲期耳由是城

久不下十一月重威食竭力盡開門出降城中餒死者什七八張璉先

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之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

并重威家貲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爲太傅重威每出入路人往

往擲瓦礫詬之

十二月漢主之子開封尹承訓卒承訓孝友忠厚達于從政人皆惜之

漢主還大梁

漢鳳翔節度使侯益

汾州平遙人

叛降于蜀

吳越統軍使胡進思廢其君侖而立其弟俶

字文

侖性剛嚴統軍使胡

兄弟終弟及
雖從權而
不聞兄在
宋其位以
而弟可者
代謀出奸
沉廢立乎
臣既立與
傲思能約
進出視事
始其進退
則非不克
向主者乃
自訓請除
承惡則以
元覆伏誅
反進思脅
而故君竟
以含君非
法使容廢

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侂惡之有所謀議數面折之進思恨怒不自

安侂與指揮使何承訓謀逐之承訓反以謀告進思進思作亂帥親兵

戎服入見侂叱之不退猝愕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

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于侂因帥諸將迎侂于私第稱侂之命承制

授侂鎮海鎮東節度使侂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

許之侂始親事侂逼侂于衣錦軍遣鄧顯薛魯將吳兵書之戒之曰若有非常處身皆非吾意當以

許以王命密令薛溫害之溫不從溫思乃夜遣其黨二人馳趨而入侂門大呼溫聞之率衆

而入數二人于庭中以告侂侂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由是益忌溫思進思憂懼而死

〔戊〕漢乾祐元年二月春正月漢遣將軍王景崇州等經略關中漢主

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爲寇患之會回鶻入貢訴稱爲党項所阻乞

兵應接詔將軍王景崇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略關西

節度判官李恕久在道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贊將入蜀恕諫曰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撫若討蜀

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匡贊乃遣知舉表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趙匡贊主許之候益亦請赴聖憲

節上壽景崇等將行帝召入臥內敕之曰二人之心皆未可知爾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遲延願望當以傾宜從事

漢主更名暈趙匡贊侯益叛蜀還漢王景崇等擊蜀兵敗之趙匡贊不俟李恕反命已離長安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川發本道及趙匡贊牙兵

德其何立
刑功軒乃
附況衣錦
軍之遷誰
實使之臨
行使之外
丁甯特戒
博友愛虛
不其心則
使非問也
衛救倭溫
能免其罪
之耶

千餘人同拒之。恐牙兵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八州首請自文面以帥下。景崇悅，齊藏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蜀將李廷珪聞匡贊已入朝，欲引歸。景崇邀敗之。張虔釗至寶雞，侯益拒之。虔釗夜遁。景崇追敗之于散關。

漢主暹殂，杜重威伏誅。周王承祐立。漢主大漸，楊邠忌侍衛指揮使劉信，立遣之鎮。信不得奉辭，兩泣而去。漢主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祕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皆斬之。磔尸于市。市人爭啖其肉。二月，立皇子承祐爲周王。有頃，發喪。周王卽位。

三月，漢史弘肇以母喪起復，加兼侍中。弘肇遭喪不數日，自出朝參。故有是命。

漢以侯益爲開封尹。侯益入朝，漢主問何故召蜀兵。益曰：「臣欲誘致而殺之耳。」漢主哂之。益富于財，厚賂執政及史弘肇等，遂以益行開封尹。漢徵鳳翔兵詣闕，行至長安，軍校趙思綰據城作亂。侯益盛毀王景崇于朝，言其恣橫。景崇不自安，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

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景崇因以言激之。至長安。節度副使安友規出迎。益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于城東。將士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思綰等既入城。卽大譟。持白梃入府。開庫取鎧仗。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景崇諷鳳翔吏民表已知軍府事。朝廷患之。以王守恩之立爲永興軍時收管品節度使。趙暉爲鳳翔節度使。以景崇爲邠州留後。

漢復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遼將朗烏滿達勒掠定州而遁。初。遼以

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及北歸。徙方簡大同。方簡怨恚不受命。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遼攻之不克。未幾遣使歸漢。漢主復其舊官。使扞遼。朗烏聞鄴都平。常懼華人爲變。與滿達勒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棄城北去。方簡自狼山帥其衆數百。還據定州。奏以弟行友爲易州刺史。方遇爲泰州刺史。每遼人南侵。兄弟奔命。遼頗畏之。於是晉末州縣陷遼者。皆復爲漢有矣。滿達勒至其國。遣主鳩殺之。

漢李濤罷。蘇逢吉等遷補官吏。楊邠以爲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李濤等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爲急。且二樞密官雖貴而家

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太后怒以讓漢主漢主因以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爲之它人無預乃罷濤政事

漢護國節度使李守貞反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嘗有戰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門下僧總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爲天子守貞信之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于守貞守貞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王繼勳陝州平陸人將兵西據潼關

夏四月漢以楊邠同平章事郭威爲樞密使漢主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己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制以邠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郭威爲樞密使自是政事盡決于邠

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白文珂王峻討李守貞

五月河決魚池

即魚池口在鄭州府滑縣西

六月戊寅朔日食

傾府庫以
餉衆而莫
卒益驕此
可控制習
五季積可
所以不習
爲也但言
厚賞足奪
人所恃奪
不威適心
附威適心
其算國之
計長樂老
猶復有善
策耶

漢王景崇叛降于蜀。景崇遷延不之弼州。閱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弼州會兵。至是降蜀。受李守貞官爵。

秋七月蜀以王昭遠成都人知樞密院事。昭遠幼以僧童從其師入府蜀

高祖孟知祥愛其敏慧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機務。府庫金帛皆恣

其取與不復會計。

八月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募兵備遼。初高祖鎮河東崇與郭威爭權

有隙及威執政崇憂之判官鄭琪曹州人勸崇爲自全計崇遂表募兵四

指揮自是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皆以備遼

爲名朝廷詔令多不稟承。

漢以郭威爲西面招慰安撫使。漢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繼遣諸

將討之久無功漢主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爲西面軍前招慰安

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于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

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于威

漢郭威督諸將圍李守貞于河中。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

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彥琦代州人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亡

則兩鎮自破矣。若舍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倚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于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

中。

威撫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故有傷常親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遠近不疑，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

諸將欲急攻，圻威

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珂帥之，剗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偃旗仆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于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于是守貞如坐網中矣。冬十月，漢趙暉圍王景崇于鳳翔，蜀遣兵救之，不克。景崇遣兵出西門，

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敢出，蜀主遣安思謙將兵救鳳翔，思謙遣申貴將兵二千，設伏于竹林，以兵數百，壓寶雞而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戍寶雞。思

謙引還。

既而景崇復告急于蜀，蜀主再遣思謙救之，思謙過屯，數關戰敗，漢兵遁，思謙告急于郭威，威自往赴之，至華州，聞蜀兵以食盡引去，遂還。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卒，以其子保融

字德

知留後。

十一月漢殺其太子太傅李崧滅其家。初漢高祖入大梁馮道及崧皆

在真定高祖以道第賜蘇禹珪崧第賜蘇逢吉崧第中瘞藏之物及洛

陽別業逢吉盡有之及崧歸朝自以形迹孤危事漢權臣甚謹而二弟

嶼義時乘酒出怨言逢吉聞而惡之翰林學士陶穀

字秀實鄆州新平人本姓陶通晉監諱改焉

先

爲崧所引用復從而譖之漢法既嚴而史弘肇尤殘忍及三叛連兵羣

情震動弘肇巡邏京城得罪人不問情法何如皆專殺不請雖姦盜屏

跡而冤死者甚衆李嶼僕夫葛延遇被嶼杖責遂與蘇逢吉之僕李澄

謀上變告嶼謀反逢吉召崧送侍衛獄嶼自誣云與兄弟及家僮二十

人謀作亂又遣人結李守貞召契丹兵及具獄上逢吉取筆改二十字

爲五十字詔誅崧兄弟家屬仍厚賞延遇等時人無不冤之自是士民

家皆畏憚僕隸往往爲所脇制

延遇後周廣順初始伏誅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九終